杜詩批解 十

共十四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十九

五古

哭王彭州 鶴曰大曆元年作

執友驚淪沒 趙曰禮記執友稱其仁也 斯人已寂寥新文生沈謝 洙曰沈約謝靈運也 異骨降松喬 洙曰王君平謂茅盈曰子有異骨可學仙松喬赤松子王喬也 北部初高選 趙曰言其初官得京畿尉也故用北部事曹操年二十除洛陽北部尉舊註謂北部太守豈有才起身便為太守乎 東堂早見招 趙曰東堂見招言王掄朝見也東堂亦臨幸迎見之處如晉郤詵遷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有桂林一枝之對 鮫龍纏倚劍 趙曰用延平津劍躍水化龍言禁從之地變化者如鮫龍纏繞其所倚之劍 鸞鳳夾吹簫 批挽詩有此盛麗此武藝此義人殊有制作挽詩出此又別 趙曰鸞與鳳夾其所吹之簫也秦有簫史教弄玉以吹簫而鳳凰降 澤堂曰此云鸞鳳必有彭之事實如下又云夫人先即世可

蕭見也豈彭妻或貴人公主家或杜之親戚耶歷職漢廷久中年胡馬驕【洙】曰
謂安史亂兵戈間兩觀【洙】曰東京賦建象魏之兩觀寵辱事三朝【坡】語有商
量【趙】曰謂明皇肅宗與當日代宗也【洙】曰隨國之寵辱蜀路江干窄彭門地里
遥【洙】曰彭門地名屬彭州【鄭】曰即彭州兩峯相對曰天彭解龜生碧草【夢弼】曰謂彭州
官滿解去所佩之龜印也諫獵阻清霄【趙】曰司馬長卿上書諫獵【趙】曰言王在彭州必曾上
封事而不報也頃壯戎麾出叨陪幕府要【趙】曰言王在彭州而叅成都節度軍
謀矣【希】曰唐人多言戎麾如杜佑制出總戎麾是也【澤堂】曰要邀致接宴也將軍臨氣候
【趙】曰指言總戎之人壯士塞風飈【坡】亦有氣象【趙】曰指言戰鬪之士井渫泉誰
汲渫一作滿【洙】曰渫息列切易井之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烽疎火不燒【趙】曰
凡軍旅所在必先論井泉凡有警必頻舉烽燧今井泉不渫而烽火不燒則無事矣皆以王君參謀所致

而然也

前籌多自餒 夢弼曰前漢漢王方食張良請借前著以籌之 澤堂曰餒當作暇

隱几接終朝 鶴曰隱去聲 洙曰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澤堂曰交際未久也

翠石俄雙表 夢弼曰謂刻碑以表墓也

寒松竟後彫 洙曰語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 夢弼曰謂有勁節不變也

贈詩焉敢墜染翰欲無聊 趙曰謂不敢以其死而廢詩篇之贈然染翰之間自痛悼而其情無聊矣

再哭經過罷 趙曰聞其死已哭矣今靈櫬經過夔州則公又再哭焉

離魂去住銷 趙曰離別之魂或去夔之州或住夔州皆自銷矣

官方玉折 洙曰蕭望之便道之官王襃死如玉折也

寄葬與萍漂 趙曰追悼其才赴任而遂如玉折又傷念其寄殯若萍泛未安也 澤堂曰以在官逝歿故不免寄葬不得與夫人合葬故有河漢之句

曠望渥洼道 夢弼曰謂歸櫬所經之道也

霏微河漢橋 夢弼曰謂歸櫬所歷之橋也

夫人先即世令子各清標 趙曰嘆王君之沒後如此

（[夢弼]曰左傳太子壽早夭即世）巫峽長雲雨（[夢弼]曰甫嘆旅寓于夔也）秦城近斗杓（[鄭]曰杓早遙切柄也[洙]曰斗杓斗極也[趙]曰公懷長安如遠也）馮唐毛髮白（[夢弼]曰甫又自喻也）歸興日蕭蕭（[趙]曰公自嘆其留滯空老又因王掄之喪不即歸鄉而感傷也）

五律 覆舟二首（[鶴]曰大曆元年秋在夔州作[夢弼]曰此詩諷玄宗好神仙黔陽郡秋貢丹砂等物以供燒煉之用而使者乃沉其舟也）

巫峽盤渦曉（[洙]曰江賦盤渦谷轉）黔陽貢物秋丹砂同隕石（[洙]曰僖十六年隕石于宋）翠羽共沉舟（[洙]曰鄱陽書積羽沉舟[澤堂]曰引事佐句轉巧）羈使空斜影（[批]斜字得意[趙]曰此寫出押舡使者船覆而無聊之意）龍居悶積流（[趙]曰罪流之為孽也世言覆船之物多為龍宮之所聚耳[澤堂]曰悶閉塞之意此藥物積流於龍宮為可悶）篙工幸不溺俄頃逐輕鷗（[洙]曰言其能泅爾）一

竹宮時望拜[洙]曰前漢禮樂志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昏祀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百官侍祠皆肅然動心焉[趙]曰詳味此篇盖因祠亭而貢物也桂館或求仙[洙]曰郊祀志武帝時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飛廉桂館[澤堂]曰微寓求仙致物之譏姹女凌波日[鶴]曰姹倓駕功[夢弼]曰寓言神女之降也漢眞人大丹訣姹女隱在丹砂中註姹女眞汞也又道家四象論西方庚辛金淑女之異名故有姹女黃婆嬰兒之號[洙]曰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神光照夜年[趙]曰所謂神光如流星是已此四句祀神而神降之徒聞斬蛟劍[夢弼]曰謂恨無劍以斬蛟也[洙]曰呂氏春秋荆人佽飛得寶劍渡江中流兩蛟繞舟幾沒佽飛拔劍斬蛟乃得濟無復爨犀船[夢弼]曰謂覆其舟也晉溫嶠宿牛渚磯下燃犀以照水怪須臾見奇形異狀者使者隨秋色迢迢獨上天[批]言船已覆矣空隨秋色而去猶前斜字無聊之意此舟必當是求藥方士之類[趙]曰上天以言見帝也然使者之

情為可
嗟矣

五律 峽口二首 鶴曰當是在夔州大曆元年作是年栢中丞為都督公為作謝上表栢甞送菜則賜金可知

峽口大江間 一作闊 西南控百蠻 洙曰施黔五溪之蠻也 城欹連粉堞 鄭曰堞達協切城上垣也 岸斷更青山 開闢當天險 當一作多 洙曰天設之險也言險因開闢而後通爾 澤堂曰承上句言此地自開闢而當天設之險也 防隅一水關 洙曰峽口有關斷以鐵鏁 澤堂曰防隅猶關防且一水關其險可知 亂離聞鼓角 秋氣動衰顏 趙曰以身逢亂離聞鼓角聲所以感動衰顏也

時清關失險 世亂戟如林 去矣英雄事 荒哉割據心 洪曰當公孫述劉備在蜀之際夔峽為要衝也 蘆花留客晚 楓樹坐猿深

奏請加高祖父母

刪

蕭頗親故[鶴]曰蕭乃結功諸侯數賜金[公自註]主人柏中丞頻分月俸[鶴]曰數色角功[希]曰漢書食貨志註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此用其字[夢弼]曰栢中丞為節度盖古諸侯也

秋風二首 七律 [鶴]曰夔州所作當是大曆元年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關[洙]曰上牢下牢皆峽內地名水關關津也[師]曰春夏多雨水秋冬多旱乾脩水關在秋時也吳檣楚拖牽百丈[洙]曰檣拖百丈皆船上器用也[夢符]曰按今湖湘間行舟以竹相續為索以引上水舟謂之百丈以其長可百丈暖向神都寒未還[夢弼]曰謂輸運京師自春至冬未有歸期蓋勞於征調故也按唐地理志光宅元年號東都曰神都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連白蠻[趙]曰巂州以西有烏白蠻[鶴]曰青羌謂吐谷渾其先居于徙河之青山白蠻在東謝蠻之南中

微

巴不得消息好瞑傳戍鼓長雲間【夢弼】曰戍戍之地夜係鼓以警盜也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洙】曰東流言逝而不反也日微言迫遲暮也【趙】曰此寫眼前之景宛轉含蓄道不盡淒感之意【師】曰百川東流其勢順然也喻天下當效順于天子月臣道也日君道也月微乃其常日不當微日微喻京師為賊所陷代宗出幸也

天清小城擣練急【洙】曰為征伐者為寒衣也石古細路行人稀【洙】曰以商旅未通也

不知明月為誰好早晚孤帆他夜歸他一作也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批】如竹枝樂府鑴鑴長句不必親切為已他字領疊早晚意領䫀誤未有善本可證甚欠評泊【師】曰傷故里為寇焚蕩也【夢弼】曰謝惠連擣衣詩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

五节

西閣二首

【鶴】曰大曆元年秋晚作時公寓居夔州之西閣

巫山小搖落〔趙〕曰楚地暖其搖落也小小而已〔洙〕曰宋玉九辯草木搖落而變衰碧色見松林百鳥各相命〔夢弼〕曰王粲登樓賦鳥相鳴而舉翼註大戴禮夏小正鳴者相命也孤雲無自心〔批〕五字甚怨而不盡言開合盡之〔洙〕曰陶淵明詠貧士萬類各有託孤雲獨無依層軒俯江壁要路亦高深〔澤堂〕曰要路猶言要衛杜屢用朱紱猶紗帽〔趙〕曰朱紱謂朝服而紗帽則隱者之巾公官雖省郎而處閒曠故云新詩近玉琴功名不早立衰疾謝知音疾一作病哀世非王粲終然學越吟〔夢弼〕曰漢末西京擾亂王粲去而依劉表於荊州思歸作登樓賦云莊舃顯而越吟史記越人莊舃在楚有頃而病楚王使人察其意之所向聞其越聲知其思越也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洙〕曰謝玄暉詩既懽懷祿情復叶滄洲趣不道含香賤〔田〕曰應劭漢官儀曰桓帝時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含之後尚書郎含雞舌

香始此夢弼曰公其如鑷白休何鶴曰鑷眡輙切田曰自謂爲負外郎也南史鬱林王年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王問我誰耶荅曰太翁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

經過凋碧柳夢弼曰謂秋時也蕭索倚朱樓索一作瑟畢娶何時竟墨洙曰謝靈運謂子平曰男娶女嫁畢勅断家事勿復相關消中得自由趙曰消中公素有消渴疾澤堂曰以病閑豪華看古往豪一作榮夢弼曰西征賦古往今来邈矣悠哉服食寄冥搜洙曰遁詩服食求神仙古賦遠寄冥搜詩盡人間興一作意澤堂曰詩文復有一種好意見雖花草粧綴戲嘲閑漫亦必有一般新意方可稱作者杜詩用力皆在此後之人不能加工者以其好意已盡故也兼須入海求趙曰方欲南下故有入海之語

五律 杜日二首 鶴曰大暦元年秋杜在夔州作

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効神如在馨香舊不違

洙曰少皥氏以九扈為九農正共工氏有子曰勾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語祭神如神在又左傳云所謂馨香無讒慝也鶴曰按天寶元年十月九日勅社為九土之尊稷乃五穀之長春祈秋報祀典是尊今秋社故云報効馨香二字本周書非起於左傳也**南翁巴曲醉**趙曰公時寓夔故稱南翁以醉而歌巴渝之曲也**北鴈塞聲微**夢弼曰秋鴈北向其聲遠也**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洙曰東方朔傳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劒割肉謂其同官曰社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太官奏之詔朔自責朔朔曰拔劒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陳平亦分肉大史竟論功**洙曰陳平傳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哉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夢弼曰陸機曰社之日至太史占事澤堂曰言陳平雖非正人亦能分肉甚均故太史公論載其佐漢之功仍歎已年老位卑而朝廷不念已功使之流

落也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童北一作水批社日詩如此不待物色洙曰公生於渭北老於江南歡娛看絶塞涕淚落秋風鴛鷺回金闕洙曰鴛鷺公卿也誰憐病峽中洙曰公自傷也夢弼曰公謂回首望帝闕有誰念我病于此也或謂有自帝闕而回者誰念我也

眞

五律

江月鶴曰大曆元年在夔州西閣作

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夢弼曰思息吏反天邊長作客洙曰作去聲老去一霑巾洙曰見月而感流落也玉露團清影澤堂曰露之清與月影團聚如竹光團野色之團字也銀河沒半輪誰家挑錦字寄燭滅翠眉嚬夢弼曰晉烈女傳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回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讀之詞意悽惋澤堂曰滅燭對月正是嚬蛾處

七律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洙曰馬融笛賦律呂既和哀聲互降月傍關山幾處明夢弼曰樂府橫吹笛有關山月折揚柳胡騎中宵堪北走師曰劉琨為并州刺史為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長歎中夜吹胡笳則又有流涕噓欷有懷土之思遂棄圍而去笳胡笛也武陵一曲想南征夢弼曰樂府有武溪深詞解題云馬援南征所作援門人袁生者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飛鳥不渡獸不臨嗟哉武溪多毒淫故園楊柳今搖落搖一作摧何得愁中却盡生趙曰故園指杜陵也

五律 孤鴈

彥輔曰又值喪亂羇旅南土而見於詩者志嘗在於鄉井故託意於孤鴈也鶴曰蓋託孤鴈以念兄弟也似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文

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群一作聲聲飛念群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趙】亦未盡著相【師】曰鮑當孤鴈詩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孤則孤矣豈若子羨有不飲啄念群之語孤之中乃有不孤之念而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又有不盡之意乎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澤堂】曰十分精到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紛【夢弼】曰此譏不我知而徒肆譊譊者

灰

五律 遣愁【鶴】曰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養拙蓬為户茫茫何所開【澤堂】曰茫茫作客遼逖之意言雖開户而靡所往也江通神女館地隔望鄉臺【洙】曰巫山有神女廟城都有望鄉臺漸惜容顔老無由弟妹来兵戈與人事迴首一悲哀【澤堂】曰老別兄弟此人之可傷者二

夔府書懷四十韻〔洙〕曰詩云緑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當是大曆元年作指崔旰之亂未已也

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洙〕曰公召試集賢授河西尉不拜而安祿山反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趙〕曰嚴武再為東西川節度辟公為參謀公方為尚書工部負外郎扈聖崆峒日果〔趙〕曰肅宗幸平涼公為左拾遺扈從乘輿矣端居灩澦時〔洙〕曰謂夔州也灩澦在瞿塘江中萍流仍汲引〔夢弼〕曰謂如萍之飄流無定賴嚴武薦之于朝辟為參謀也汲引者汲水引綆也樗散尚恩慈〔洙〕曰樗散莊子樗櫟不才而壽者〔夢弼〕曰散蘇早功謂如樗之拔散不材也〔澤堂〕曰言扈從肅宗而得拜拾遺此萍流而見汲引也寓泊夔炭而尚為省郎是樗散而荷恩慈也遂阻雲臺宿雲臺一作靈臺〔趙〕曰公以病不得歸直也雲臺南宮臺名乃玄宗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是也常懷湛露詩〔洙〕曰湛露天子

燕諸侯詩

翠華森遠矣。白首颯淒其。【夢弼】曰甫自傷也

拙被林泉滯。生逢酒賦欺。文園終寂寞。【夢弼】曰甫獻三大禮之賦玄宗奇之亦若相如之見知漢武終為談間所害寂寞無聞也前漢司馬相如傳相如為孝文園令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不得與斯人同時

漢閣自磷緇。【夢弼】曰甫言房琯不宜罷相貶華州司功何異揚雄之見累劉棻而為污棻乎揚雄傳少好詞賦常依賦以擬相如客有以文薦之除為郎及王莽篡位欲絕符命之原而甄豐之子尋劉歆之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吏來收雄雄從閣上自投下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

病隅君臣議。慙紆德澤私。【趙】曰公被召命以病不行徒荷私恩也

揚鑣驚主辱。【洙】曰漢書主辱臣死鑣馬銜也【夢弼】曰謂躍馬而驚乎天子之蒙塵也

拔劍撥年衰。【批】奇壯可尚【夢弼】曰甫忠義之心為之憤怒乃拔劍慷慨以撥遣衰年也

社稷經綸地。【洙】曰時方艱難有賴於經綸也

風雲

際會期朕能洙曰後漢書咸能感會風雲血流紛在眼夢弼曰謂方事戰爭也武成篇血流漂杵涕泗亂交頤以之鮑曰卞和泣王於荆山下三日三夜淚盡繼之以血公自喻不見用也四瀆樓船泛夢弼曰言運漕給餽也趙曰樓船大舟所以載兵所以運粮漢有樓船將軍中原鼓角悲洙曰人心悲憤故鼓角之聲亦悲爾賊壕連白翟夢弼曰壕城也洙曰左傳有長狄白狄戰尾落丹墀洙曰後漢昆陽屋尾皆落先帝嚴靈寢靈一作虛趙曰指言肅宗也空虛其寢師曰言肅宗收京修寢廟也宗臣切受遺已洙曰漢以蕭何為宗臣以切業為時所宗尚也公孫弘傳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師曰言受遺詔立代宗也澤堂曰親功受遺恒山猶突騎洙曰恒山河北遼海競張旗夢弼曰遼海遼東也皆史思明之窟穴田父嗟膠漆趙此膠漆誰曉似謂難解耳行人避蒺藜趙上句兵連禍結澤堂曰膠漆蒺藜皆言道途危險盜賊連結也總戎存大體洙曰總戎

元帥也時代宗為帥【堂】曰藩鎮之禍始此

【澤】降將歸郢詞【澤堂】曰形容鋪敘嚴重有體

楚貢何年絕【洙】曰左傳齊責楚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堯封

舊俗疑【澤堂】曰舜受堯命封十二山川所謂堯封如薊門何處覓堯封是也言民俗疑其封疆不下彼此久矣

長吁翻北寇【趙】曰指言安史也

一望卷西夷【趙】曰今有西夷之禍一望思欲席卷之也

不必陪玄圃【趙】曰言已身以譬不必在朝列也舊仙傳云崑崙一曰玄圃仙人所居

超然待具茨【洙】曰莊子徐無鬼黃帝將見太隗于具茨之山至于陽城之野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塗焉唐玄英疏具茨山在滎陽密縣界亦名泰隗山【澤堂】曰不必陪侍朝列但望具茨問道如下句所言也

凶兵鑄農器凶一作休【洙】曰老子曰兵者凶器【夢弼】曰謂翹首太平也家語致思篇鑄劍戟以為農器

講殿闢書帷【批】好氣象有意思又非衣冠紫宸體面語【洙】曰東方朔傳文帝集上書囊為殿幃【夢弼】曰謂銳情經術也【澤堂】曰書帷未必用故事只如

經幄經帷便是

廟算高難測【夢弼】曰議廟堂之上無良策也

天憂獨在茲【澤堂】曰言天子憂不得如上句所云

形容真潦倒答効莫支持【夢弼】曰污潦無源而易涸故甫自喩老而無補也【洙】曰稽康書云潦倒廢疎答効猶報圖也【澤堂】曰莫猶不得也

使者分王命群公各典司恐乖均賦斂不似問瘡痍【洙】曰喪亂之際公私窘急所分之命所典之司必未至於均賦斂問瘡痍也瘡痍言民傷爾

萬里煩供給【夢弼】曰謂自蜀至長安有萬里之遠也

孤城最怨思【趙】曰孤城指夔州

緑林寧小寇【洙】曰後漢劉玄傳諸亡命共攻離鄉聚藏於緑林中緑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諫】曰謂荊楚復亂也

雲夢欲難追【夢弼】曰憂藩鎮跋扈恐其難擒也韓信傳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告信欲反上患之用陳平計僞遊於雲夢襲信信遂見禽爾雅釋地楚有雲夢郭璞註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澤堂】曰欲追而不得也或疑欲即恐字之誤

即事須嘗膽【洙】曰越句

踐既脫會稽之難思有以報吳出入嘗膽 **蒼生可察眉** 【抄】老成語【夢補】曰言蒼生欲為之情得於眉目之間但當撫綏之則不為盜耳 **議堂猶集鳳** 【夢補】曰議堂者議政堂也太冲詩諸公集鳳凰 **貞觀是元龜** 【沐】曰言欲求治當以貞觀為元龜也龜言有先知之靈耳 **處處喧飛檄** 【沐】曰檄兵書也 **家家急競錐** 【夢補】曰言賦斂急也左昭公六年傳刀錐之末將盡爭之 **蕭車安不定** 【趙】曰漢蕭育傳哀帝南郡多盜賊拜育為太守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之官其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 **蜀使下何之** 【沐】曰司馬相如為郎使蜀諭巴蜀父老【趙】曰公之詩意乃言今日遣使在寡誅求除盜賊之事非若相如之諭蜀父老也【師】曰言朝廷遣人安撫之猶不服畢竟將何往言無所迹也 **釣瀨蹤墳籍** 【沐】曰後漢嚴光披羊裘釣澤中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蹤墳籍言典籍所稀載也 **耕巖進奕棊** 【抄】所進止此善自道【夢補】曰揚子問神篇谷口鄭子真不屈其

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揚雄方言圍棊謂之奕[illegible]曰此公自叙釣瀨則以嚴子陵自比耕巖則以鄭子真自比隷墳籍進奕棊乃開曠而然

地蒸餘破扇冬暖更纖絺[illegible]

曰謂夔之土風多暄也按集有覽物詩曰形勝有餘風土惡是也

豺遘哀登楚[illegible]

曰謂登乎王粲荊州之樓而悲時之亂也王粲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麟傷泣象尼[illegible]

曰謂傷時而泣如仲尼之感麟也[illegible]曰史記魯哀公西狩獲麟孔子見之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我知夫公道不行於時故悲歎若孔子之見麟

衣冠迷適越[illegible]

曰言欲離夔而南下且未能所以遂適越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也

藻繪憶遊睢[illegible]

曰睢音錐水名在南都昔之宋州甫少年嘗遊故云憶也按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藻繪之絲李善註睢渙二水名其處人能食藻續錦綺

賞月迎秋桂[illegible]

曰三秋皆秋桂非八月不足以賞之故知此篇乃八月作也為其當秋可延賞冊桂也

傾陽逐

露葵遲〔夢弼〕曰謂慕君也曹子表若葵藿之傾太陽大庭終返朴〔趙〕曰幸天下之治平反淳朴也大庭氏至德之世也京觀且僵尸〔夢弼〕曰南意欲席卷西夷誅於兩觀也〔洙〕曰翟方進傳曰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築武庫封以為大戮於是乎京觀以懲淫慝師古曰京高丘也觀謂如闕形高枕虛眠晝哀歌欲和誰南宮載勳業〔洙〕曰後漢永平中顯宗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凡百慎交綏〔杜〕交綏自踰甫出蜀時時有意歸班如合今雙賜筆如歸朝日簪笏筋力定如何〔洙〕曰左傳交綏而退〔師〕曰綏乃車綏慎交綏當以兵為可戒〔夢弼〕曰此篇以已出處用捨間雜時事而言之傷時危亂而不能救也語雖相雜意實相貫讀者宜詳考○言我則無事矣凡百有功之人既畫像於雲臺當慎於與敵交綏也如壯遊詩末句側佇英俊翔之意

五律 十六夜翫月〔鶴〕曰大曆元年在夔作

舊挹金波爽皆傳玉露秋〔夢弼〕曰月令孟秋之月白露降關山隨地

先

闊【秦】曰謂故鄉遠也【希】曰公於月詩多用關山字如曰關山空自寒關山同一照與此是也盖本樂府有關山月【澤】曰點綴境界人事不言月而月在其中亦一變體 河漢近人流【秦】曰謂夔州地高去河漢爲近 谷口樵歸唱孤城笛起愁巴童渾不寢【夢】【遁】曰巴童謂巴渝之童也 半夜有行舟

五古 贈李十五丈別【鶴】曰李秘書文嶷也公先有奉寄二首此又在夔贈別其奉寄詩中亦有玄成負文彩衣冠八尺身之句寄詩在大曆元年夏作則此時乃其年秋作也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洙】曰魏都賦蠻陬夷落導度而通者鳥獸之氓也【夢】【遁】曰峽中倚山居民如巢穴也 下臨不測江【夢弼】曰謂背山面水也 中有萬里船【夢弼】曰峽江東通浙西通蜀往來多萬里之舟也 多病紛倚薄【趙】曰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夢弼】曰倚薄謂事之崩迫也 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顔喜

名賢【夢弼】曰謂喜得李丈也孫陋忝末親等級敵比肩人生意

氣合相與襟袂連一日兩遣僕三日一共筵揚論展

寸心【夢弼】曰劉琨書揚論敏給壯筆過飛泉【趙】曰曹子建作王仲宣詩曰文若春華思

若湧泉玄成義價存【趙】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

滿籯不如教子一經【夢弼】曰此以韋之明經比李丈子山舊業傳【趙】曰庾信字子山父肩吾

與徐陵父子文並綺麗世號為徐庾體【夢弼】曰又以庾之能文比李丈也不闚八尺體常

受衆目憐且為苦辛行蓋被生事牽北迴白帝棹南

入黔陽天【鶴】曰黔陽黔州也屬江南道汧公制方隅迥出諸侯先

【公自註】汧公李勉也宗室鄭惠王孫【夢弼】曰漢志汧屬右扶風【鶴】曰李勉封汧國公時為江西觀察使治在洪州今李十五丈往謁之由黔中以入豫章也故下有鮮榻秋露懸之句以勉在洪州所以用陳蕃事

封内如太古時危獨蕭然清高金莖露〔沫〕曰金莖字出西都賦謂漢武帝承露盤之銅柱也正直朱絲絃〔沫〕曰鮑照詩直如朱絲繩昔在堯四岳今之黃潁川〔沫〕曰四岳分掌四岳之諸侯黃霸為潁川太守有治狀此皆美李沂公也于邁恨不同所思無由宣〔夢弼〕曰遠行曰邁所行既不同故所思難宣謂此別之後莫寫相思之情也山深水增波〔夢弼〕曰謂謂李公波歷山水險阻也解榻秋露懸客游雖云久亦思月再圓思一作要〔師〕曰李丈待甫正當秋月甫以客遊既久為辭主人更要月再圓言挽留之誠意也晨集風諸亭〔師〕曰謂李丈餞別也醉操雲嶠篇〔夢弼〕曰操七到反謂送之以詩也丈夫貴知已〔趙〕曰史記士伸於知已而屈於不知歡罷念歸旋〔趙〕亦自未佳〔師〕曰謂酒罷將歸惜別之意也

五古

送覃二判官〔鶴〕曰大曆元年夔州作覃是時歸長安也〔夢弼〕曰一作覃十二判官

先皇弓劍遠小臣餘此生[趙]曰先皇指肅宗也小臣公自謂也[朱]曰黃帝葬於橋山南空棺無尸唯劍舄在前漢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旣成有龍垂胡髥下迎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迎悉持龍髥龍髥拔墮墮帝之弓百姓仰望乃抱其弓與龍髥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蹉跎病江漢不復謁承明[朱]曰前漢嚴助傳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之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夢弼]曰甫先為左拾遺嘗謁肅宗於承明殿矣三輔黃圖漢未央宮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餞爾白頭日永懷丹鳳城[趙]曰指言長安當老作別送人戀闕[illegible]曰遲

遲戀屈宋[夢弼]曰屈原宋王皆楚大夫也渺渺臥荊衡[夢弼]曰甫時旅寓於荊渚衡山也書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魂斷航舸失[夢弼]曰航何唐切舸古我切楚人大船曰舸言望覃大夫之去舡黯然分別而魂斷也天寒沙水清肺肝若稍愈亦

上赤霄行 [涑]曰七命掛歸翮於赤霄之表 [趙]曰亦有意於長安帝京矣

五律 江上 [鶴]曰大曆元年夔州作

江上日多雨蕭蕭荊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裘 [涑]曰蘇季子不得用而貂裘獘 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 [夢弼]曰惜功名未遂而身老也冷齋夜話謂此聯甚有含畜者也后山詩話裕陵嘗觀子美詩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甫之詩皆不迨此 [澤堂]曰勳名之事但臨鏡歎老行藏之道只倚樓望鄉皆極無奈何之辭也惟忠義之心不以老而懈此下句正發五六之奧意 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趙]此等人所共識時故難遇

五律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 [鶴]曰大曆元年居西閣時作

隱豹深愁雨定功曰劉向烈女傳陶答妻謂其夫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隱七日不下食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文章故藏遠害也澤堂曰言雨潦相阻如此以潛龍故起雲洙曰易潛龍勿用又雲從龍泥多仍徑曲心醉阻賢群批語賢群不成洙曰中說心醉六經忍待江山麗趙曰言忍待春景也以還披鮑謝文鄭曰鮑照謝靈運皆能詩名以高樓憶疎豁秋興坐氤氲澤堂曰憶坐高樓疎豁而不可得坐送秋興而已

五律 西閣雨望鶴曰大曆元年秋在夔州作

樓。雨。霑雲幔山寒著。水城寒一作高批楚楚澤堂曰山寒著水城貼第二句樓雨一句貼第三雨景末句全遲添。沙面出湍減。石稜生趙曰遲之取以添以水落而沙面出湍減則石露而其稜自生可謂奇語矣菊蘂淒。疎放澤堂曰菊花稀疎開

灰

故而雨從而松林駐遠情 [澤堂]曰松林有蒼遠之意而雨又爲之淹佳也傍
沾濕凄凉

沱朱檻濕 [洙]曰詩俾滂沱矣 萬處又倚簷楹 [趙]曰傍倚簷楹有雨思矣

五律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鶴]曰吳郎乃吳司法也公有簡吳郎司法詩當是大

曆元年秋作

圃畦新雨潤 新一作佳 愧子廢鉏來 [趙]曰鉏與鋤同 [澤堂]曰真隣里相遺之

詩竹杖交頭拄 柴扉隔徑開 欲棲群鳥亂 未去小童

催 [澤堂]曰鳥尋巢而亂童畏暮而催 明日重陽酒 相迎自醱醅 [澤]曰開酒

也 [澤堂]曰醱一作撥醱普發切 醅酒也醅芳杯切酒未漉也

九日諸人集于林 [鶴]曰詩云九日明朝是則不應題云九日當日諸人約九

日集于林也詩又云相要舊俗非老夫難早出皆相約之辭梁權道編在大曆元年

徽 庚

九日明朝是 【澤堂】曰明字疑作今字爲是編年此篇上有明日重陽酒相迎自醱醅之句

相要舊俗非 【洙】曰非昔日遊賞之地也 老翁難早出賢客幸知歸 【澤堂】曰賢客指諸人知歸言依歸來會於我家也 舊采黃花賸 【洙】曰賸石證功有餘也 新梳白髮微謾看年少樂忍淚已霑衣

七律

夜 一云秋夜客舍【鶴】曰大曆元年夔州作

露下天高秋水清 水一作氣【洙】曰宋玉九辯云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

空山獨夜旅魂驚踈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病 菊一作國【夢弼】曰甫有消渴病也 北書不至鴈無情 【夢弼】曰謂長安家書不來也【澤堂】曰偶強語 步蟾倚杖看牛斗 蟾一作簷 銀漢遙應接鳳城 【趙】曰鳳城言長安也【夢弼】【鶴】曰公懷望長安也

五律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

[鶴]曰鄭監即鄭審湖亭在峽州而公在夔故云寄題當是大曆元年作

碧草違春意[澤堂]曰奇 沅湘萬里秋[朱]曰沅湘二水名 池要山簡馬[夢弼]曰要與邀同 月靜庾公樓[批]上句拙[朱]曰晉山簡庾亮事並見前註 磨滅餘篇翰[批]此篇字與一篇同故自好[澤堂]曰接上句○古人已磨滅只有賦詠之篇如大堤曲之類 平生一釣舟[趙]曰此兩句公自言也[夢弼]曰牛僧孺閑居文寄生涯於釣舟[澤堂]曰起下句 高唐寒浪減一作滅 髣髴識昭丘[夢弼]曰謂高唐峽水入東而浪減則可以行故能髣髴望昭丘而識之荊州圖記當陽縣東南有楚昭王墓王粲登樓賦西接小丘是也[澤堂]曰駕此扁舟欲往訪古迹故如見昭丘也

新作湖邊宅還聞賓客過自復開行徑誰道避雲蘿

（〔趙〕曰既開竹徑則其遷顯豁豈是隱避於雲蘿之間乎〔□〕曰蘿恐作羅以喻世網言自欲開竹非但爲避世也）

官序潘生拙（〔洙〕曰晉潘岳仕官不達乃作閑居賦曰雖通塞有命抑亦拙者之效也〔趙〕曰潘生比鄭監）**才名賈誼多**（〔夢弼〕曰西征賦賈生洛陽之才子也）**捨舟應卜地鄰接意如何**（〔趙〕曰公欲往江陵故有鄰接之問）

暫住蓬萊閣（住一作阻）**終爲江海人**（〔趙〕曰鄭爲秘書監即漢之東觀後漢東觀書曰學者稱東觀爲道家蓬萊山）**揮金應物理**（〔夢弼〕曰應平聲〔洙〕曰揮金出張景陽二疏詩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按疏廣歸鄉里數問其家所賜金供具酒食請族人故舊相與娛樂〔□〕曰物理當然）**拖玉豈吾身**（〔批〕兩語實甚造諸謂積而不散與老不知退者皆非下句更好幾不可解而甚有味〔洙〕曰潘岳西征賦飛翠緌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曰非身所安）

羮煮秋蓴弱（弱一作滑）**一盃迎露菊新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可頻頻）

一作辭頗[批]氣象是其所長故常及之[趙]曰言鄭君分我以賦詩之氣象則佳句莫非頗頗有之乎[澤堂]曰佳句恐分氣象不必頗投也

七律

秋興八首[鶴]曰大曆元年夔州作

玉露凋傷楓樹林[洙]曰李密詩金風蕩佳節玉露凋晩林巫山巫峽氣蕭森[夢弼]曰巫山以言山巫峽以言水也[洙]曰張景陽詩氣象鬱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批]七字拙　两一作重孤舟一繫故園心[趙]曰此句涵蓄盖公於夔州見菊花者二年矣方叢菊之兩開皆是他日感傷之淚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趙]曰長安上直北斗號北斗城也舊本南斗非聽猿實下三聲淚[批]語苦[夢弼]曰宜都山川記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

徵

麻徵

三聲淚霑衣

奉使虛。隨八月查[夢弼]曰按張華博物志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槎来不失期遂齎粮乘之而到天河宗懍作荊楚歳時記乃傳會以為張騫事前賢詩多據用之子美亦承襲而用之耳[澤堂]曰杜為嚴武使佐其所辟工部郎猶不改以奉使自稱言虛随者盖不能上天故

畫省香爐違伏枕[劉]畫省香爐雖點綴意然語亦大朴[趙]曰省中以粉畫之謂之畫省漢官儀尚書郎入直給女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公為尚書負外郎自嘆違去省中以多病伏枕故耳下句山樓粉堞言在夔州也

山樓粉堞隱悲笳[洙]曰堞城堞也粉謂餙以堊土也[趙]曰指言白帝城也

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趙]曰想像扁舟之景如此[澤堂]曰藤蘿夏景蘆荻秋景言時物變易也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日日一作一日[夢弼]曰謂樓在翠微山氣之間也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

信宿（再宿）漁人還。泛泛[杜]泛泛無所得也[趙]曰詩

泛泛楊舟清秋燕子故飛飛故一作正澤堂曰漁人信宿泛泛江故云還泛泛燕子逢秋將去故云故飛飛故者勉強之意

匡衡抗疏功名薄沫曰匡衡傳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遂上疏上悅其言遷爲太子少傅夢弼曰甫以直言忤旨移華州掾媿其不如匡衡也

劉向傳經心事違批既前後不相干涉只用二人名亦莫知其意之所在落落自可沫曰劉向傳漢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六經於石渠後更名向趙曰公其心事欲如劉向傳經于朝而乃違背不偶也

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趙曰西都賦北眺五陵言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高貴豪傑之家所居夢弼曰言貴公子也論語乘肥馬衣輕裘澤堂曰進而抗疏則垂於功名退又不能著書明志同學之輩不階文學自富貴此則不能效顰其意深矣

聞道長安似奕碁沫曰奕碁互勝負也夢弼曰左氏傳甯子視君不如奕碁百年

世事不勝悲 勝一作堪 夢弼曰勝平聲 王侯第宅皆新主 洙曰以喪亂而易主也

文武衣冠異昔時 直北關山金鼓振 洙曰時河北尚用兵也 趙曰言夔州之北用兵乃隴右開輔間也舊本輒云河北尚用兵考之大曆二年豈有此事乎

征西車馬羽書遲 馬一作騎 趙曰西指吐蕃征西者將軍之號也 夢弼曰遲一作馳言當時西有吐蕃之寇未息羽檄交馳也

魚龍寂寞秋江冷 夢弼曰鄜元水經魚龍以秋日為夜龍秋分而降蟄寢於淵故以秋日為夜也 澤堂曰秋興在是

故國平居有所思 趙曰魚龍川在秦州因起故國平時之思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 對一作望 希曰南山終南山也 承露金莖霄漢間 夢弼曰三輔故事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

西望瑤池降王母 洙曰漢武帝內殿七月七日帝夜忽見天西南

如有白雲起俄頃王母至夢溯曰此比喻明皇之幸蜀也

東萊紫氣滿函關 批律句有此自覺雄渾夢溯曰此言肅宗收復長安也列仙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有紫氣浮關老子果乘青牛而過澤堂曰上句言天寶遊宴之盛下句言肅宗收復之後皆蓬萊宮闕所見光景也

雲移雉尾開宮扇 洙曰見雲橫雉尾高註

日繞龍鱗識聖顔 夢溯曰唐太宗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澤堂曰此句言以拾遺侍從時所見也鱗字可訝豈指衮龍耶

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點一作照希曰幾回猶言幾時歸也夢溯曰青瑣省中門也甫追思前為左拾遺時隨班列而朝謁也趙曰想望省中諸公之朝也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 批起便是洙曰瞿唐曲江雖南北萬里相遠而秋至一色也夢溯曰甫寓夔峽感秋而思曲江池之遊賞也

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 批御氣即御風兩句寫幸蜀之怨懷古京之思不分遠近

如將見焉 趙曰花蕚明皇樓名芙蓉苑在敦化坊本天子遊幸之地而今乃有邊愁入於其間以紀吐蕃之亂嘗陷京師也 鶴曰舊史云自東內達南內有夾城複道西南隅有花蕚相輝勤政務本之樓又開元二十年築夾城入芙蓉園 澤堂曰舊通御氣今入邊愁也謂芙蓉苑入於邊愁中文理乃通御氣雲樓敞同此意御風非是

珠簾繡柱圍黃鶴 朱曰貽陽殿織珠為簾風至如珮聲 趙曰言繡窠作雙鶴圓而用黃線繡為鶴也舊解惑於黃鶴二字便以為黃鶴樓非也 夢弼曰鶴通作鵠曲江簾帷繡為黃鵠之文也 澤堂曰用漢時黃鵠下太液池事池園之盛也

錦纜牙檣起白鷗 批對句耳不足為麗 夢弼曰謂天子泛龍舟於曲江池而驚起其白鷗也

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夢弼曰甫哀憐曲江苑囿遊幸之地而為兵革之傷殘也謝玄暉鼓吹曲云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昆明池水漢時功 夢弼曰武帝本紀元狩三年發吏穿昆明池註越嶲昆明國有滇池

方三百里漢使求通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

武帝旌旗在眼中

【夢弼】曰西京雜記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旍葆麾蓋照灼涯涘

織女機絲虛夜月

【夢弼】曰漢宮闕記昆明池有二石人東西相望以象牽牛織女西都賦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

石鯨鱗甲動秋風

【洙】曰西京雜記昆明池刻玉石為鯨每至雷雨鯨常鳴吼鬐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

波漂菰米沈雲黑

【夢弼】曰菰古胡切【洙】曰西京雜記太液池邊皆是彫胡綠節之類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為彫胡菰之有首者謂之綠節【趙】曰言菰之多其人望之長遠黯黯如雲之黑也【[illegible]】【堂】曰禾稼如雲也

露冷蓮房墜粉紅

【洙】曰蓮房蓮花也【修可】曰蓮房墜粉紅謂蓮實上花葉墜也爾雅荷芙蓉蕖其華菡萏其實蓮其中的郭璞註云蓮謂房也的房中子也以此考之則蓮房非花矣石林葉夢得詩話曰禪宗謂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

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為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為序余嘗戲為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為函蓋乾坤句以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為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為截斷衆流句若有鮮此當與渠同參

關塞極天唯鳥道 蘇曰言道路多狹所通者鳥道而已夢弼曰關塞言白帝城鳥道則言峽中高山

江湖滿地一漁翁 趙曰公自謂也夢弼曰甫感秋而思昆明池之景物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 鄭曰晉灼曰昆吾地名有亭顏師古曰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孟東野曰諸宮別觀不許人往來上宿皆宿於此故名御宿趙曰昆吾御宿皆地名以長安志考之在萬年縣西鶴曰子虛賦琳珉昆吾張揖曰昆吾山名也出善金夢弼曰逶於危切迤弋支切通作委蛇委曲自得皃

紫閣峰陰入渼陂 趙曰紫閣峰終南山之峯名[illegible]曰按別本此句在上句之上渼[illegible]

彼切渼陂在長安鄠縣也

香稻啄餘鸚鵡粒

香一作紅餘一作殘夢弼曰說文鸚鵡能言鳥也郭璞讚鸚鵡慧鳥棲林啄粲

碧梧棲老鳳凰枝

批語有悲慨可念夢弼曰韓詩外傳黃帝時鳳凰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沫曰古今詩話云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語反而意奇退之詩云入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亦效此體補註冷齋老杜云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舒王云綠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鄭谷云林下聽經秋苑鹿江邊掃葉夕陽僧以事不錯綜則不成文章若平直敘之則曰鸚鵡啄殘紅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以紅稻於上以鳳凰於下者錯綜之也言綠成則知白雪為綠言割盡則知黃雲為麥也澤堂曰若云碧梧枝紅稻粒則便是小兒對故互換作句此是倒挿法也

佳人拾翠春相問

澤堂曰問遺也

仙侶同舟晩更移

批甚有風韻春字又勝趙曰費昶春郊望美人詩芳郊拾翠人夢弼曰問乃詩人雜佩以問之之問也沫曰李膺郭林宗同舟而濟人望之為仙舟

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

吟望苦低垂 [趙]曰公自言其昔日曾携綵筆題詩干歷其氣象今老矣正白頭中吟詠而望之其頭苦於低垂 [夢弼]曰子美昔遊渼陂曾留篇詠集中有渼陂行故今相望有白頭低垂之嘆

七古 寄柏學士林居 [鶴]曰大曆元年夔州作

自胡之反又持干戈上 [夢弼]曰祿山胡人也 天下學士亦奔波 [夢弼]曰避亂遁散如波之奔也書序天下學士逃難解散跋涉波奔波 歎彼幽栖載典籍 [夢弼]曰謂雖亂不釋卷也 蕭然暴露依山阿 [洙]曰暴露言無所庇也漢書衣冠暴露 青山

萬里靜散地 里一作重 [夢弼]曰謂林居之地也 白雨一洗空垂蘿亂

代飄零予到此古人成去敗子上如何五 [批]此自律句每於句內欵曲至後山復變四字耳公又云不恨我妻子貴時悵望且為今相憶 [夢弼]曰古人遭亂代成敗如是今子為之柰何勉之辭也

之荊揚春冬異風土 [洙]曰風土記荊揚之間春寒而冬煖所以為異 巫

峽日夜多雲雨 洙曰神女朝為雲暮為雨 赤葉楓林百舌鳴 洙曰百舌百舌鳥也 黃泥野岸天雞舞 泥一作花 夢弼曰爾雅天雞有二一釋虫曰翰天雞一釋鳥曰鶾天雞楊文公談苑曰公詩兩用天雞皆指鳥也 洙曰謝靈運詩天雞弄和風 澤堂曰百舌天雞之得失可感亦 盜賊縱橫甚密邇 夢弼曰密爾近貌 形神寂寞甘辛苦 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 夢弼曰金門乃金馬門言栢學士非久擢用使天下再獲安居也

七律 詠懷古跡五首 鶴曰詩詠三峽五溪與宋玉之宅胎君之墓先主孔明之廟而懷其人當是大曆元年至夔州後作

支離東北風塵際 洙曰莊子人間世支離疏註云形體支離不全貌 趙曰言祿山之亂甫初在賊或往河陽或趨行在老居秦亭或居同谷是為支離東北風塵也 漂泊西南天

地間〔洙〕曰漂泊言無定止〔夢弼〕曰謂流寓於蜀往來東西兩川且在夔也三峽樓臺淹
日月〔洙〕曰三峽謂瞿唐巫山黄牛也〔趙〕曰夔之上游則月峽下峽則巴峽巫峽此三峽也〔鶴〕曰此云
三峽蓋指巫山為第三峽非兼明月廣澤而言下篇謂蜀主幸三峽亦此義也五溪衣服共
雲山〔洙〕曰五溪蠻夷所居馬援所征之地衣服言異制也共雲山言與之雜處也〔夢符〕曰按後漢武
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皆槃瓠之子孫也今辰州界羯胡事主終無賴〔洙〕曰
祿山負恩也無賴言無所倚賴〔澤堂〕曰引侯景指祿山詞客哀時且未還〔夢弼〕曰甫
感時自傷也〔澤堂〕曰引庾信而自諭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
關〔洙〕曰周書庾信字子山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
搖落深知宋玉悲〔洙〕曰宋玉九辯云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風
流儒雅亦吾師〔希〕曰宋玉宅在歸州歸與夔為鄰公至夔故有此作悵望千秋

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洙]曰漢文帝見相如上林賦恨不與之同時[澤堂]曰空峒輩效此

江山故宅空文藻[洙]曰哀江南賦誅茅宋玉之宅[夢弼]曰荊州庾信宅即宋玉故宅地

雲雨荒臺豈夢思[夢弼]曰宋玉為楚王賦陽臺託興以言夢也甫言荒臺之雲雨豈是夢思乎

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illegible]不斤斤用事結得更高[洙]曰疑神女之事也[夢弼]曰此言楚之所謂高唐觀朝雲廟者無有矣後人亦疑其當時之無亦未可知也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趙]起得磊落[洙]曰歸州有昭君村下有香溪俗傳因昭君而草木皆香故曰香溪[夢弼]曰按歸州圖經王嬙字昭君南郡秭歸人

一去紫臺連朔漠[夢弼]曰江淹恨賦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illegible]曰紫臺宮名

獨留青塚向黃昏(黃泉)[洙]曰昭君墓也[illegible]曰胡中多白草而此塚獨青前代詞人多作

歌詩以吊之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夢弼】曰漢元帝宮人頗多嘗令畫工圖之宮人多行賂於畫工王昭君姿容甚麗無所苟求工遂毀其狀後匈奴求美女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帝悅之而名字已去遂不復留帝怒殺畫工毛延壽【澤堂】曰若如註說省乃減少之意但文義頗澁若云以今所傳畫圖而察識其面則意亦通也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怨一作愁【洙】曰昭君初適匈奴在路愁怨遂於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至今傳之謂之昭君怨【夢弼】曰釋名推手向前曰琵却手向後曰琶因以為名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洙】曰劉先主以孫權襲關羽之故東征三吳為吳將陸遜所破於秭歸步歸魚腹改為永安遂卒於永安

翠華想像空山裏空一作寒【洙】曰翠華軍蓋想像猶髣髴【趙】曰翠華天子之旗

玉殿虛無野寺中【公自註】山有卧龍寺先主祀在焉【澤堂】曰虛無空虛也

古廟杉松巢水鶴【夢弼】曰春秋

警露曰鶴水鳥也夜半水旺感其生氣則益喜而鳴故曰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舊】曰漢郊祀志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師古曰建丑之月為臘祭【夢弼】曰謂居民因時而祭祀也**武侯祠屋長鄰近**公自【註】殿今為寺廟在宮東**一體君臣祭祀同**【舊】曰漢魏丙賛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符而成也

諸葛大名垂宇宙【洙】曰謂諸葛孔明之名垂於天下【夢弼】曰淮南天文訓註宇四方上下也宙往古来今也**宗臣遺像肅清高**【洙】曰蕭何傳一代宗臣【夢弼】曰謂廟皃遺像視之肅然也**三分割據紆籌策**【洙】曰三分謂魏蜀呉當時孔明多籌策【澤堂】曰紆綢繆之意**萬古雲霄一羽毛**【洙】曰言聲名飛揚獨歩萬古【趙】曰以高飛鳥喻之也**伯仲之間見伊呂**【夢弼】曰言孔明在伊呂二公之間也魏文帝典論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或曰伯謂亮佐蜀仲謂瑾佐呉也**指揮若定失蕭曹**【批】兩語氣槩足掩上句之劣知

職

已語贊孔明者不能復出此也【補】曰謂諸葛功垂成而遽卒也【夢】運移漢祚難恢復運一作福難恢復一作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夢補】曰殲子廉切滅也【注】曰孔明在軍罰二十已上皆親覽【補】曰本司馬仲達有食少事煩之歎也【釋疑】曰鞠躬死已乃志決也

五古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補】曰唐志殿中省監一人掌天子服御之事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批】寫得自在首尾渾渾老成【注】曰按本傳張旭蘇州吳人嗜酒善草書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趙】曰漢張伯英善草書人謂之草聖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注】曰潘安仁詩凱風揚微綃萬里起古色起一作有【師】曰言有古人氣象鏘鏘鳴玉動落落群松直連山蟠其間【夢補】曰魏文帝詩下筆連山岳溟漲與筆力【趙】曰言筆力浩汗若溟渤之漲

也師曰自鏘鏘鳴玉動至此句皆言草書之狀澤堂曰與助也有練實先書臨池眞
盡墨洙曰張伯英善草堂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久池水盡黑俊拔爲之
主泰伯曰後拔言筆力超越人也暮年思轉極夢弼曰旭常自謂始見公主擔夫爭道而
得書法意觀公孫大娘舞劍而得其神後未知張王後趙曰張伯英王羲之誰並百
代則嗚呼東吳精洙曰張乃蘇州人也夢弼曰李頎有詩贈旭云皓首窮草隸時稱太
湖精逸氣感清識趙曰張旭之逸氣感楊監之清識楊公拂篋笥安石曰謂
秘藏也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夢弼曰旭每醉
書尤入神非獨可以觀酒德且知旭有以因書悟道也按集有飲中八仙歌張旭三盃草聖傳是也
五古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鶴曰與前詩同時作
近時馮紹正夢弼曰馮紹正開元中任少府監善畫鷹鶻能畫鷙鳥樣夢弼

(曰易通卦驗曰鷹者鷙殺之鳥也【澤堂】曰畫史多頼詩人傳後杜詩詠畫或旁及他畫人名如畢宏已老韋偃少要之不復其能名未必鶻突浪說)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趙】若非老筆麁踈亻見起語豈不失笑)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馬(【夢弼】曰禁居吟切)氣敵萬人將(【洙】曰狀其抶疾勇敢也【夢弼】曰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三國志關羽張飛萬人敵也)憶昔驪山宮冬移含元仗(【洙】曰玄宗盛時常以冬十月幸驪山温泉宮校羽獵【夢弼】曰含元殿名仗謂天子儀仗也)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趙】曰莊子澤雉一步一啄百步一飲神雖王不善也【夢弼】曰王于況切)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杜】語勢浩然筆熟意簡不特沈著【洙】曰時寧王有高麗赤鷹尤俊異帝獵則置之駕前號決雲兒【希】曰用壯字本易大壯卦)粉墨形似間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為君除狡兔會是翻

韝上【鶴】曰此四句蓋傷無人掃除凶亂也狡兎指崔旰輩

五古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趙】曰相公杜鴻漸也大曆元年授劍南節度使

去水絶還波【洙】曰古詩長江無回波洩雲無定姿【批】與語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夢弼】曰去水洩雲如人生世間聚散不常也離別重相逢偶然豈足期足一作定送子請秋暮風物長年悲【趙】曰淮南子云木葉落長年悲【夢弼】曰當秋暮分離擧目對風物長使人悲想而惜別也【澤堂】曰長年猶老人豪俊貴勳業邦家頻出師【夢弼】曰豪俊之士貴立勳業况國家已頻出師而楊監今正宜立功以報國也相公鎭梁益【夢弼】曰梁益劍南道也軍事無孑遺【鶴】曰詩靡有孑遺【夢弼】曰謂鴻漸精明軍事擧無遺策也解榻再見今【洙】曰陳蕃禮徐穉別置一

榻去則懸之夢弼曰謂鴻漸若見揚監必解榻以待之

用才復擇誰

夢弼曰倘或擇才而用舍揚監更其誰我

況子已高位爲郡得固辭

鶴曰唐百官志殿中監一人從三品則其位識高矣爲郡之語揚殆有請故云夢弼曰況揚監官已高君奏辟爲郡猶可固辭言必大用也澤堂曰位高則得辭免如意如今三品以上得入辭狀

難拒供給費愼哀漁奪私

夢弼曰軍興之際供給日多貪吏掊克下民如漁人之漁焉揚監其宜愼之

干戈未甚息紀綱正所持

夢弼曰干戈尚未寧息正當爲國操持紀綱此皆甫贈之以言也澤堂曰四句皆爲揚君贈語欲使達之蜀公

泛舟巨石橫登陸草露滋

夢弼曰言入蜀道路險阻如是也

山門日易夕

夕一作久

當念居者思

趙曰此公自言也左傳有居行者之語夢弼曰山門公自謂在夔峽間此行日月易度當念甫有以思之冀其會集之辭也

五律

孟冬

鶴曰大曆元年作是年秋多雨七月洛水溢故有暫喜息蛟螭之句是冬史書無雪

殊俗還多事 趙曰公中原人而流落巴夔故指為殊俗也 方冬變所為 澤堂曰夔所為指下句所云

破柑霜落爪 嘗稻雪翻匙 巫峀寒都薄 趙曰楚地暖故也

烏蠻瘴遠隨 烏蠻一作黔溪 鄭曰梁益記巂山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秋蠻

終然減灘瀨 暫喜息蛟螭 趙曰水盛滿則蛟螭橫既冬則水日落可以暫息蛟螭之憂 夢弼曰廣雅有鱗曰蛟龍無角曰螭龍 澤堂曰瘴氣遠侵冬不甚寒猶減灘險息蛟螭也

五律 悶 鶴曰大曆元年作

瘴癘浮三蜀 風雲暗百蠻 趙曰此夔州詩而言三蜀百蠻蓋夔在三蜀之下百蠻之北廣言之也

卷簾唯白水 隱几亦青山 猿捷長難見 鷗輕故不還 伴 批五字有味如失吾 澤堂曰夔峽實境

無錢從滯客 有鏡巧催顏 澤堂曰無錢遠行一任留滯

五律 雷 [鶴]曰此詩當是大曆元年作是冬無雪愆陽常燠故十月而雷龍蛇不蟄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 [洙]曰易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天地劃爭迴 [批]每有氣魄變化目前[鶴]曰劃呼麥切[澤堂]曰天地劃然爭回也

却碾空山過深蟠絕壁來何須妬雲雨霹靂楚王臺 [趙]曰宋玉高唐賦言神女云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而今也雷之不時若妬神女而霹靂以震之也

五律 朝二首 [鶴]曰大曆元年夔州作

清旭楚宮南 [夢弼]曰清旭清曉也[趙]曰江賦視雰祲於清旭楚宮則楚王之宮也

霜空萬嶺含 [澤堂]曰山骨瘦聳霜天無滓有似相含

野人時獨往 [夢弼]曰野人甫自謂也

雲木曉相參 [澤堂]曰參猶叅拜也

俊鶻無聲過飢烏下食貪

病身終不動搖落任江潭澤堂曰無復世念一任衰落

浦帆晨初發郊扉冷未開趙曰帆去聲言方晨朝之際想江浦之中其帆起發而郊居之家以寒冷而未開其扉也村踈黃葉墜批寒風踈草木兩踈字不如此有畫色

野靜白鷗來礎潤休全濕洙曰江淹詩山雲潤柱礎夢符曰淮南子山雲蒸柱礎潤趙曰休罷也言礎石之潤經夜稍乾而半濕矣雲晴欲半回趙曰言朝既晴霽則其宿雲半歛而回去也巫山冬可怪昨夜有奔雷

五古 南極鶴曰大曆元年冬作時在夔州

南極青山衆趙曰晉天文志南極在井柳之中正是南方之星故於夔州詩可用矣希曰南極當是用爾雅四極中南極字言夔州去長安為遠非取南極星也西江白谷分古城

踈落木荒戍密寒雲歲月蛇常見澤堂曰歲月言無時不然風飇

虎忽聞近身皆鳥道殊俗自人群睥睨登哀柝[夢弼]曰睥匹詣切睨研計切睥睨城上女墻謂登白帝城聞戍役擊柝以警夜也[澤堂]曰鳥獸之中猶託人群此深悲之辭蝥弧照夕曛[趙]曰左傳取蝥弧以登乃鄭之旗名[夢弼]曰曛日入也謂旗影為晚日所照也亂離多醉尉愁殺李將軍[洙]曰李廣贖為庶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

五律 晚[鶴]曰大曆元年夔州作

杖藜尋晚巷一作巷晚炙背近墻暄[洙]曰嵇康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人見幽居僻[澤堂]曰人見二字似泛也蓋甚言世情視賤僻而忽之故下尊字有力吾知養拙尊朝廷問府主[批]欲知朝廷則問府主是野人之意但語

朴又可兩鮮為嫵 耕稼學山村歸翼飛棲定寒燈亦閉門

西閣夜 鶴曰當是大曆元年作是時旰之亂未靜

恍惚寒山暮逶迤白霧昏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擊柝可憐子 洙曰易重門擊柝 無衣何處村 批謂不憂盜也洙曰詩無衣無褐 時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

五律

月圓 鶴曰大曆元年在夔州西閣作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委波金不定 趙曰謂月委於波中則蕩漾而金色不定也 照席綺逾依 批金波綺席如此破碎以為不謬不可 夢弼曰謂月照於席上則燦爛而與綺繡相依也 未缺空山靜 趙曰言月之尚圓鹽堂曰月明則覺空山愈靜 高懸列宿稀 鄭曰宿悉救切列呈也 故園松桂發 夢弼曰桂一作菊故

園指杜陵舊居也濯纓堂曰發葉發也萬里共清輝洙曰古詩千里共明月

五律 中宵鶴曰大曆元年作

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洙曰天台賦烱晃於綺疏夢弼曰綺疏謂窗牖後漢梁冀窗牖皆有綺疏註鏤為綺文也飛星過水白鶴曰過古禾切落月動沙虛批語無說特寫景入微鶯常之詩話作詩在於鍊字如老杜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是鍊中間一字地折江帆隱天清木葉聞是鍊末後一字酬李都督早春詩云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若非入與歸二字則與兒童之詩何異擇木知幽鳥洙曰家語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潛波想巨魚洙曰古詩潛斜思餘波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夢弼曰謂時有吐番之亂也

五律 不寐鶴曰大曆元年夔州作

瞿塘夜水黑城内改更籌翳翳月沉霧輝輝星近樓

氣衰甘少寐心弱恨容愁 容一作和又作知【批】寫得婉至亦自知之耳弱本不多何所容之多也【趙】曰心既弱矣恨其知愁則恐以愁而尤弱矣【澤堂】曰氣衰故少睡又以心氣弱不能排百憂所以不寐

多壘滿山谷桃源無處求 【洙】曰禮記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

鷗 五律

【鶴】曰大曆元年夔州作江謂大江浦謂魚腹浦也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 【澤堂】曰無他猶無恙

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 【澤堂】曰所思不出田畝

雪暗還須落 一作浴【澤堂】曰浴字是

風生一任飄幾群滄海上 【澤堂】曰鷗在浦未免汩沒宜遠去江海此有譬意

清影日蕭蕭 【批】子美賦物別自為體異於唐人纖巧然此等又類可笑

支真

五律 猿

裊裊啼虛壁蕭蕭掛冷枝【希】曰爾雅猱一名猨善攀援樹枝艱難人不免隱見爾如知【批】可感【夢弼】曰見賢遍切【趙】曰人生不免艱難由不知隱見之獺若猿則知之常隱茂林之中慣習元從衆【批】玉字似寧然亦有見後又云獱掛時相學乃工【趙】曰善便捷之慣衆猿皆如此【澤堂】曰慣於學習凡事皆效衆人所為也猿之性如此全生或用奇【趙】曰全生如搏矢避弓之事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

五律 黃魚【鶴】曰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日見巴東峽【洙】曰荊州記巴東三峽巫峽長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夢弼】曰飼音嗣王充論衡云鍾山之下以玉抵鵲彭澤之濱以魚飼犬長大不容身【夢弼】曰魏武四時食制黃魚大數百斤骨騰可食出江陵筒筩相沿久【洙】曰筒筩捕魚器也

趙曰筒箭散布水中以繫餌觀其沒為驗而隨其用以取之也

風雷肯為神泥泄

涎沫回首怪龍鱗

批謂不容其長大語根風雷肯為神情其不容以自悅然以此魚視泥泄涎沫之褒又未必不怪其苦也三句迂濶有味

澤堂曰以筒餌沿胃為臘已久風雷亦不肯為汝作神氣至於泥泄沾浥涎沫可脏者以龍鱗而有此患也

五律 白小 鶴曰大曆元年夔州作

白小群分命 洙曰易繫辭物以群分

天然二寸魚 夢弼曰庾信小園賦一寸二寸之魚

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 夢弼曰當去聲賓退錄云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為蔬今湖北多然謂之魚菜不特靖也

入肆銀花亂傾箱雪片虛 夢弼曰背言魚之白也

生成猶拾卵盡取義何如 洙曰西京賦獲胎拾卵蚳蝝盡取 澤堂曰雖細小之物亦係生成之類猶如拾卵而盡取之為可異

覃

以雞失鳴之次而天旣曉矣殊無慚赧也此陳壽國志所謂失旦之雞者矣

問俗人情似

充庵爾輩堪 [洙]曰禮充君之庵[澤堂]曰指雞人情相似而雞鳴失次只可充庵也

氣交

亭育際 [趙]曰劉孝綽啓一物之微遂留亭育[夢弼]曰裒元新語正朝垂羊頭於門又磔雞以副之俗說壓厲氣元以問河南任君任君曰是月上氣上升草木萌動羊齕百草雞啄五穀殺之以助生氣也[澤堂]曰陰陽之氣交於亭育萬物之間況巫峽在漏司之南雞雖失鳴可以知時

巫峽漏司

南 [批]欠解[澤堂]曰此詩必有所諷而作未詳何謂

五古

昔遊 [鶴]曰詩云景晏楚山深當是在夔州作故公到雲安有南楚詩蓋夔在春秋為魚腹國後乃屬楚大曆元年冬作

昔者與高李 一作昔與高李輩[公自註]高適李白 晚登單父臺 晚一作間[洙]曰宓子賤嘗為單父宰[鮑]曰唐志單父屬宋州

寒蕪際碣石 [夢弼]曰碣石海傍山也際接也

臺下青蕪與碣石相接也萬里風雲来洪曰言其地廣遠也師曰甫昔與高適李白同登是臺眺望山東之地沃野萬里遂叙其地豐富如此桑柘葉如雨師曰桑柘所以養蠶葉潤澤如雨也飛藿共徘徊師曰藿乃葵藿人食嘉蔬以藿為賤藿朱葉隨風飛徘徊蓋言蔬菜厭飫有餘故也澤堂曰記時景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夢弼曰大澤可以田獵霜降之後草木零落於是出田以獵禽獸有餘哀蓋言萬物之盛多也是時倉廩實洞達寰區開區一作宇洙曰此言開元之際也時天下富庶民俗殷阜山澤河隍之賦府庫充積不可勝計猛士思滅胡洙曰時任蕃將務邊功將帥望三台洙曰時邊將有帶平章事者安祿山以求宰相不得而遂反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夢弼曰聰明秀出者謂之英膽氣過人者謂之雄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夢弼曰玄宗既寵祿山加以出師無虞歲餽運勞費而天下始不聊生矣吳門轉粟帛泛海灰

凌蓬萊【註】曰時韋堅於望春樓下鑿潭以通漕大置南海珍貨舟尾相銜數十里不絶因作樓觀之【鶴】曰吳門即蘇州唐運江淮租賦以給幽燕之師故泛東海以達于蓬萊肉食三十萬【夢弼】曰左傳肉食者鄙不能遠謀獵射起黃埃【夢弼】曰祿山將三十萬兵椎牛宴饗獵射大澤講習武備為反計一旦以討楊國忠為名遂舉兵叛向者山東富庶之邦盡為塵埃矣隔河憶長眺【夢弼】曰今隔河憶昔日同高李登臺眺望無復有舊時風物矣【澤堂】曰憶其登臺望其單父青歲已摧頹【夢弼】曰蓋數年之衰老也少年謂之青春故云青歲不及少年日無復故人盃也【夢弼】曰故人指高李也【澤堂】曰高李已卒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有能市駿骨有一作着莫恨少龍媒【註】曰古有市駿馬骨而得駿馬者以諭尊士之似賢則必得真賢龍媒良馬也商山議得失也【註】曰四皓議得失謂安漢太子也蜀主脫嫌猜【夢弼】曰蜀主劉備信任孔明如魚水然了無猜嫌也呂尚

封國邑【夢弼】曰呂尚輔武王定天下封國於齊營丘傳說已鹽梅【夢弼】曰說命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朱】曰此皆際時而有為者也【師】曰傷今不然【澤堂】曰言時賢之登用亦有不滿意景晏楚山深水鶴去低徊【夢弼】曰景晏日暮也鶴水鳥也日暮則鶴知歸況於人乎龐公任本性攜子臥蒼苔【朱】曰龐德公攜妻子隱於鹿門山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上之數公皆得乘時以有為者也公自悲不得其時則莫若效龐公之絜已爾

五律

寄杜位【公自註】頃者與位同在故嚴尚書幕【鶴】曰大曆元年冬在雲安作是時吐蕃之亂未寧

寒日經簷短窮猿失木悲【朱】曰晉書曰窮猿奔林豈暇擇木峽中為客恨江上憶君時天地身何往風塵病敢辭封書兩行淚霑洒裛新詩【澤堂】曰封書之淚並洒新詩

五律

送鮮于萬州遷巴州 趙曰鮮于名炅仲通之子也廣德中為尚書都官郎自將相公卿無不相厚皆稱交友 鶴曰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京兆先時傑 趙曰京兆者炅父仲通天寶末為京兆尹弟叔明乾元中亦為之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

琳琅照一門 [illegible]曰世說有人請王太尉遇王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座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月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朝廷偏注意 洙曰天下安注意相

接近與名藩 趙曰自萬遷巴故云接近

祖帳維舟數 維一作排 夢弼曰數色角切疏廣傳設祖道供帳

寒江觸石喧 澤堂曰江行遇送者聯次故數為傳舟寒江之喧鞞紀即景示寓迎送之意

着君妙為政 他日有殊恩

五律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鶴曰大昌屬夔州當是大曆元年冬在夔州作

問子能來宿[夢弼]曰子指嚴明府也今疑索故要[夢弼]曰索所白切[趙]曰言不來宿者蓋疑以我尋索故要我也匣琴虛夜夜[夢弼]曰期之不來故夜夜廢琴而不撫手板自朝朝[趙]曰手板笏也言嚴明府朝朝自持手板以入官府也[夢弼]曰世說王子猷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別有爽氣金吼霜鐘徹[批]其入必能琴今吼霜鐘典其音也[趙]曰鐘以曉而霜氣侵之故謂之霜鐘[師]曰山海經豐山之鐘霜降自鳴[夢]花摧蠟炬銷[夢弼]曰霜鐘徹而蠟炬銷則夜向晨矣[趙]曰以待嚴明府之至也[洙堂]曰燭盡鐘鳴乃終夜相待之意早鳧江檻底雙影謾飄颻[洙]曰早鳧用王喬鳧舄事[堂]曰虛字謾字皆狀空寂之意

五古

西閣曝日

[鶴]曰大曆元年居西閣時作

凜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趙]曰梁元帝纂要冬曰玄英亦曰玄冬[洙]曰負暄以

背向日也【補注】曰倦猶厭苦也嗜字新即快炙羨芹之意也 羲和流德澤【夢弼】曰羲和日
車之御也 顓頊愧倚薄【夢弼】曰顓頊北方之帝也倚薄謂附著而陰氣逼人也謝靈運詩拙
疾相倚薄 毛髮具自和【趙】具自猶本自 肌膚潛沃若【洙】曰沃若暖也如以湯沃
然 太陽信深仁 衰氣欻有託 欹傾煩注眼【夢弼】曰展轉向日而
冉也 容易收病腳【夢弼】曰謂有脚疾藉暖氣照之則易收矣【澤堂】曰已上狀曝日甚詳盡
流離木杪猿 翩躚山巔鶴【師】曰猿鶴喜日和則流離布散翩躚軒舉【澤堂】曰物
亦得燠而喜 用知苦聚散 哀樂日已作 即事會賦詩 人生
忽如昨【師】曰人生貴隨時之宜不必傷今不如古昔也【澤堂】曰哀樂之事前日已作但即事賦詩
自遣耳人生茫然如昨也 古來遭喪亂 賢聖盡蕭索 胡為將暮年
憂世心力弱【澤堂】曰方詠曝日而忽及朋知以下數意結之以此似沒干接蓋歎人生之蕭

索憂時世之喪亂正
野人曝日時意象也

七律

小至【鶴】曰大曆元年作【夢弼】曰沈約宋書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朝甫稱小至當謂是也或曰陽為大陰為小冬至陰極故曰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夢弼】曰春秋元命苞冬至百八十日春夏成道來均日冬至一陽用事歷春至夏百八十二日八分之五而陽成道也孝經援神契曰冬至陽氣萌刺繡五紋添弱線【夢弼】曰刺七迹切唐雜錄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工吹葭六琯動浮灰【洙】曰續漢書以葭莩灰實律之端按曆者候之氣至則灰飛而通以六律也【希】曰紋匕添五字以對六琯亦由線有五色故云岸容待臘將舒柳【批】拙語山意衝寒欲放梅雲物不殊鄉國異【洙】曰左傳分至啓閉以書雲物教兒且覆掌中杯【澤堂】曰覆倒也

灰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十九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二十

縛鷄行

[舊]曰大曆元年冬寓居夔西閣時作

小奴縛鷄向市賣鷄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鷄食蟲蟻不知鷄賣還遭烹蟲鷄於人何厚薄[補註][師]曰此與孟子見牛未見羊同意吾叱奴人解其縛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批]短篇偶然正合如此本無奇特許者既過效者失之[趙]曰人之得失如鷄如蟲又且相仍何時而了乎至於注目寒江倚山閣則所思遠矣近世惟黃魯直達此詩之旨其書酺池寺書堂云小黠大癡螗捕蟬有餘不足夔怜蚿退食歸來北窓夢一江風月趂魚船可與言詩者當自解也[師]曰愛蟲則害鷄愛鷄則害蟲利害得矣要在權其輕重而爲之除冠則勞民愛民則養冠其理亦猶是也與其養冠孰若勞民與其食蟲孰若存鷄也[補註]步里客談云古人作詩斷句輙旁入他意最爲警策如老

杜云鷄蟲得失了無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是也黃魯直作水仙花詩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亦是此意洪容齋云此詩自是一段好議論至結句之妙非他人之所能企及也

五律 玉腕騮 公自註江陵節度衛公馬也 鶴曰按舊史衛伯玉時爲荊南節度等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聞說荊南馬尚書玉腕騮頓驂飄赤汗 洙曰漢歌天馬下霑赤汗 跼蹐顧長楸 洙曰詩正月註跼曲也蹐累足也曹子建名都篇走馬長楸間 澤堂曰跼蹐疑脊 守胡虜三千入乾坤一戰收 趙曰祿山慶緒之亂三年之際遂仍收復斯爲一戰收矣衛公之馬豈止於此時得用乎 擧鞭如有問 澤堂曰擧鞭問蔦運何似并州兒 欲伴習池遊 夢弼曰襄陽記山南習郁有佳園池山簡鎭襄陽每臨此池飮輒大醉而歸

七律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

竟未能得王以爲毛骨有異它鷹恐臘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鶴】曰王監兵馬使即公爲賦二角鷹者也當與二角鷹歌同是大暦元年在夔州作

雲飛玉立盡清秋【趙】曰此詠鷹如雲之飛如玉之立皆言其白盡清秋即序所謂臘後春生騫飛避暖是也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敎心力破千人

何事網羅求【趙】曰序云羅者竟未能得也一生自獵知無敵【趙】曰此野鷹也故云自獵使信詩野鷹能自獵江鷗解獨漁百中爭能恥下韝【杜】往往語別有興味【宋】曰東觀記太守桓虞署趙勤爲督郵貪吏自去虞歎曰善吏如使良鷹下臂命中【澤堂】曰當常飛獵恥落人臂上也

鵰礙九天須却避【趙】曰孔氏志云楚文王雅好田獵有一人獻一鷹識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飄飄鮮白而不辨其形鷹竦翮而升矗若飛電良久有一大鳥墜地兩翅廣數

十里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兔經三窟莫深憂【洙】曰戰國策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於死耳

黑鷹不省人間有【夢弼】曰省悉井切察也度海疑從北極來【趙】曰北方之極也北方肅殺之氣故鷹多生於此【夢弼】曰尒雅北至於祝栗謂之北極正翮摶風超紫塞【洙】曰鴈門有紫疆城草皆紫色故曰紫塞【趙】曰雀豹古今註曰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玄冬幾夜宿陽臺【趙】曰梁元帝纂要冬曰玄冬虞羅自覺虛施巧【洙】曰隋魏彥深鷹賦何虞者之多端運橫羅以羈束春鴈同歸必見猜【趙】曰此序所謂臘後春生鶱飛避暖故云與鴈同歸萬里寒空秖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七律

奉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

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鶴曰中丞栢貞節也時爲夔州都督別駕中丞之弟也衛尚書伯王也毋封鄧國太夫人梁權道編在大曆二年

中丞問俗畫熊頻 洙曰漢制刺史車畫熊於軾 愛弟傳書綵鷁新 鶴曰栢二別駕乃中丞之弟故云愛弟傳書 洙曰綵鷁謂船首畫鷁以壓水神 遷轉五州防禦使 夢弼曰唐書方鎮表夔州兼峽忠歸萬五州防禦使隸荊南節度 起居八座太夫人 洙曰唐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爲八座漢文紀註列侯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爲列侯則否 鶴曰後漢岑彭傳大長秋以朔望問大夫人起居衛伯王廣德元年拜江陵郡牧防禦節度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封陽城王其毋加鄧國太夫人以其檢校尚書故也 澤堂曰此用俗語八律之始可一不可再今則濫觴滔天矣 楚宮臘送荊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 夢弼曰紀時也 與報惠連詩不惜 洙曰宋書謝惠連能屬文族兄靈運

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夢溪】曰公以惠連比從弟也【澤堂】曰楚宫白帝杜所寓荆門碧海別駕所如往從弟所居言兩地風氣相接可以詩相酬也知吾斑鬢揔如銀〔叉〕【沐】曰秋興賦斑鬢影以承弁

閣夜【鶴】曰大暦元年作是時崔旰之亂未息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趙】此兩句對者自是無窮俯仰之悲〇兩句共見奇麗若上句何足表異評詩未易以此【修可】曰西清詩話云作詩用事要知釋語水中著塩飲水乃知塩味此說詩家秘藏也如子美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陵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故事也禰衡撾漁陽摻其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搖動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事者如繫風捕影豈有迹耶【余】曰百斛明珠云七言之麗者杜子美此二句後寂寥無聞

野哭千家聞戰伐〔叉〕【沐】曰夫子惡野

哭者非其所而哭曰野哭夷歌幾處起漁樵幾一作是[澤堂]曰華夷相混久矣哉哭之
外又聞夷歌皆可悲也臥龍躍馬終黃土[批]臥龍固是躍馬何限古人開口自信爲
故實如此[朱]曰臥龍謂孔明也郭外有孔明廟躍馬謂公孫述也城上有白帝祠此二人蜀之英雄言不
免歸於土左太沖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人事音書謾寂寥一作人事音塵日寂
寥[澤堂]曰音書如出師表之類

五律 瀼西寒望[鶴]曰大曆元年冬作

水色含羣動日[朱]曰陶潛詩入羣動息朝光切太虛[批]敝莽形容氣格甚富[朱]
曰天合賦太虛寥廓年侵頻悵望[朱]曰陸機豫章行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興遠
一蕭踈[澤堂]曰興寄遐逖即景一向蕭條猿挂時相學鷗行炯自如
[批]儉勝島[夢]曰炯光也海賦炯然鳥逝瞿塘春欲至定卜瀼西居[夢]曰甫

先居赤甲大曆二年三月方移瀼西也按集有暮春題瀼西新賃茅屋詩

五律 奉送十七舅下邵桂〔鶴〕曰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絕域三冬暮浮生一病身感深辭舅氏別後見何人縹緲蒼梧帝〔趙〕曰虞舜死於蒼梧之野指言虞舜以述十七舅所往之處也〔鶴〕曰按九域志蒼梧山在道州而道與邵爲鄰故云推遷孟母鄰〔朱〕曰孟母與軻少居近墓軻戲爲墓母曰此非所居去居市傍軻戲爲商賈居學館之傍遂爲大儒〔趙〕曰孟母謂舅氏之母也昏昏阻雲水側望苦傷神

五律 送王十六判官〔鶴〕曰此詩當在夔州大曆元年作

客下荊南盡君今復入舟〔澤堂〕曰是時蜀中亂人士多避適故云買薪猶白帝〔孫〕曰夔州俗沽水買薪鳴櫓少沙頭少一作已〔夔彌〕曰少猶少頃也李肇

國史補朝發白帝暮宿江陵澤堂曰蘇齋詔使詩有華旌少漢城之句少字出此衡霍生春早翁曰荊山一名霍山故云荊霍瀟湘共海浮夢弼曰瀟湘水出夷零澤堂曰詩云江漢浮浮荒林庾信宅爲仗主人留希曰庾信宅在江陵

五律 不離西閣二首鶴曰大曆元年冬作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頻澤堂曰屢見也地偏應有瘴洙曰陶潛詩心遠地自偏夢弼曰謂蜀地偏一隅而多癘氣也澤堂曰應當也在臘近已含春失學從愚子無家住老身住一作任洙曰傳何恤無家澤堂曰一任愚子之失學而所病者無家住身也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留一作何趙趙註是趙曰言西閣之意豈令我別乎莫定要留人也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古亭澤堂曰承上句西閣則不管別人人自不能離舊館

青

也江雲飄素練一作葉石壁斷空青【批】無敢使以其近藥名故【田】曰空青字詩人無敢使惟太白云山色到空青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澤堂】曰狀閣之高迴平生耽勝事吁駭始初經【澤堂】曰與恐俱從此數同語意

五律

謁真諦寺禪師【鼇】曰夔州作從舊次大曆元年冬

蘭若山高處煙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批】若無晴字何以成詩【澤堂】曰非自天落松乃自松落耳問法看詩妄【批】亦有見地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峯【趙】曰如宋周顒長於佛理於鍾山西立隱舍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之此於卜宅近寺為可證也

赤甲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夢弼】曰巫山今在夔州巫山縣

東炙背可以獻天子 趙曰列子宋國有田夫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有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

羹芹由來知野人 批一事兩句下又不相屬洙曰嵇康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踈矣

荊州鄭薛寄書近蜀客鄭岑非我鄰 洙曰郄音綌夢趙曰鄭審薛據郄昂岑參皆甫之故舊也[illegible]曰言蜀遠而楚近也

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真 鶴曰評事必崔評事公在夔州有詩與之苐未詳郎中爲何人師曰子羨以病斷酒今郎中評事深酌勸子羨道子羨真性嗜此如何不飲甫亦難逆其意而云病從深酌道吾真夢趙曰集有九日登高詩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則知甫以肺疾斷酒也

五律 入宅三首 鶴曰公大曆二年移居赤甲詩云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知此詩作於同時

奔峭背赤甲【夢弼】曰赤甲山名在江之北寰宇記赤甲城在瞿塘峽北公孫述所築因山據勢周回七里南連白帝山甚尊大不生草木其土悉赤望之如人袒胛故謂之赤甲山在縣北胛音甲山脅也謝靈運詩徒旅若奔峭斷崖當白鹽【夢弼】曰白鹽山名在江之南按魚腹縣界廣溪岸北有白鹽崖高千餘丈土人見其高白故以名之夔州圖經白鹽山瞿塘峽上雲開霧霽狀如白鹽

客居媿遷次【洙】曰次舍也遷次猶移居也春色漸多添色一作酒花亞欲移竹【趙】下句韻勝【趙】曰花枝偃亞於欲將移去之竹也鳥窺新卷簾衰年

不敢恨勝槩欲相兼乙去人

亂後居難定春歸客未還水生魚腹浦【洙】曰魚腹白帝舊名【鄭】曰十道志夔州古魚國漢魚腹縣也【夢弼】曰水生峽人謂春水漲也地志夔治魚腹灩澦風濤電射其地巨魚卻步不得上是曰魚腹浦雲暖麝香山【彥功】曰夔州圖經麝香山在州之東南山有麝

香故以名之半頂梳頭白夢弼曰白髮之所有者僅半頂亦澤堂曰髮短故垂而半於頂也過眉拄杖斑夢弼曰過古未切澤堂曰老人腰曲杖過於眉相看多使者夢弼曰使所吏切從命者一一問函關洙曰時冠亂未平關中之信未通爾澤堂曰使雖多而必問函關忠愛之至也

宋玉歸州宅洙曰歸州有宋玉宅今亡矣雲通白帝城夢弼曰公孫述更魚復縣爲白帝城吾人淹老病旅食豈才名可批旅食豈才名之力未之絕也澤堂曰名豈文章著之義同此峽口風常急江流氣不平趙曰江流之洶湧如人氣之不平也祗應與兒子飄轉任浮生

七律 江雨有懷鄭典設鶴曰當是大曆二年春作是年公自赤甲遷瀼西也

春雨闇闇塞峽中塞一作發早晚來自楚王宮洙曰謂旦爲行雲暮

爲行雨也鶴曰楚宮在陽臺古城內即襄王所遊之地亂波分披已打岸弱雲

狼藉不禁風夢弼曰禁居今切藉秦息切澤堂曰峽中景寵光蕙葉與多

碧趙曰孔雀賦天雨之施惠於蕙葉點注桃花舒小紅澤堂曰寵光點注乃文史俚語却用之爲奇句此江西之濫觴也

谷口子真正憶汝夢弼曰此子美自喻也揚子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岸高瀼滑限西東滑一作闊朱曰夔有澗水出於山谷間謂之瀼居又分其左右謂之瀼東瀼西

七律

雨不絕鶴曰廣德二年在嚴公幕中作

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階前短草泥不

亂院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乳子行雲莫自濕

仙衣批石燕神女用得奇怪將字從俗更好朱曰湘川記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如生燕止則爲

石高唐賦朝爲行雲暮爲行雨眼邊江舸何忽促鶴曰舸嘉我切未得安流逆浪歸得一作待夢弼曰屈原九歌使江水方安流

七律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必愆佳期走筆戲簡鶴曰大曆二年作

江閣要賓許馬迎夢弼曰要讀爲邀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青春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趙曰孤負字出李陵書陵雖孤恩漢亦負德今世多用辜負字乃俗子相承耳身過花間霑濕好醉於馬上往來輕杜上句更似有風韻虛疑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險行澤堂曰無鞍馬自不能往也

晝夢鶴曰梁權道編在大曆元年夔州詩內然是年公自雲安遷居時已是春晚而今詩

先

云二月饒睡昏昏然當是二年二月作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趙】曰二月昏睡不足獨只是春夜短睡不足而乃分晝之半以眠耳桃花氣暖眼自醉【趙】曰觀桃花在暖日中醺人眼已是醉悶也春渚日落夢相牽【趙】曰春渚繞日落夢已相牽挽不自由矣故鄉門巷荊棘底【趙】曰不歸之久而生荊棘矣中原君臣豺虎邊【趙】曰言盜賊也王粲詩盜賊如豺狼【澤堂】曰晝夢忽及時事蓋亦寤寐不忘君之意也安得務農息戰鬬普天無吏橫索錢【洙】曰時多橫賦暴斂也【趙】曰橫去聲吏乘軍須之勢又至於暴橫求索此爲可傷也

五律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鶴】曰當是大曆二年在夔州作蓋元年春晚方遷夔三年正月已下峽

消渴游江漢羇栖尚甲兵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批】不待他語而悲【趙】曰寒食更不舉火而冷食其物故謂之寒食亦謂之熟食【鶴】曰會要云天寶十載二月勅禮標納火之禁語有鑽燧之文今後寒食並禁火三日以其不動煙火故先爲熟食因以爲名漢律曆志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今曰清明中昴八度清明今曰穀雨松柏卭山路卭一作卭【批】未必子美先墓卭吾意卭山耳【田】曰十道志曰卭山在洛陽縣北俗以寒食省墓子美先塋在卭而其身流寓於寒食不得展省故有此句【鄭】曰水經註卭来山在漁嘉嚴道縣風花白帝城汝曹催我老回首淚縱横【希】曰唐制寒食文武百官有墓塋域在城外并京畿外者任其拜掃今公有寵墓在洛陽而流落遠方不得拜掃故因時感傷至於淚縱横也【澤堂】曰兒如長則親年加老若催之也

五律

又示兩兒【鶴】曰題云又示則與上篇同時作

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批】他時見汝思親之心一謂身後寒食語甚苦切前一首已悲此篇更不忍讀【趙】曰令節指寒食也以汝年少未知老者之情他日汝輩老年方見其心如我之今日矣浮生看物變爲恨與年深長葛書難得【鄭】曰長葛縣春秋時鄭地今屬許州江州涕不禁【夢弼】曰禁協平聲登樓賦涕橫墜而弗禁【趙】曰長葛江州必其弟妹所在團圓思弟妹行坐白頭吟

晴二首 五律【鶴】曰當是大曆元年初到夔州時作

久雨巫山暗新晴錦繡文【宋】曰江山晴明風物鮮麗若錦繡也碧知湖外草外一作上紅見海東雲【夢弼】曰日出乎東故海上雲紅也竟日鶯相和摩霄鶴數羣野花乾更落風處急紛紛

啼烏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批】遭泥去拙陋高飛

恨久陰雨聲衝塞盡日氣射江深【批】杜【澤堂】曰日暖故光深迴首周南客【沭】曰太史公留滯周南驅馳魏闕心【沭】曰天子之門兩觀謂之象魏【夢村】曰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懸魏闕之下【夢村】曰甫自諭其不忘君也【澤堂】曰馳心魏闕也

五律 雨【鶴】曰詩云干戈盛陰氣未必自陽臺當是指崔旰栢茂林楊子琳輩相攻大曆元年作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雷【沭】曰雷出地奮豫【希】曰既雨而雷乃陽縱陰盛之證驟看浮峽過密作渡江來牛馬行無色蛟龍鬪不開干戈盛陰氣【蘇】曰月令天地不時陽衰陰盛君弱臣強即生兵戈未必自陽臺【批】未必自陽臺此語猶含天寶之悲即這回休更泥楊妃爲何物鄙語矣【沭】曰因陰氣盛而多雨非必來於陽臺也【趙】曰唯是峽中詩故用陽臺爲當

卜居【鶴】曰大曆二年作公是年三月自赤甲遷居瀼西

歸羨遼東鶴【洙】曰遼東華表柱有鶴集其上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 吟同楚執珪【趙】曰史記莊舃故越之細鄙人也爲楚執珪病而尚猶越聲王粲登樓賦莊舃顯而越吟此兩句嘆其不得歸鄉也 未成遊碧海【洙】曰十洲記曰扶桑在碧海中之地去西南萬里大帝之宮太真東王君所治 著處覓丹梯【洙】曰謝靈運詩躡步陵丹梯 雲嶂寬江北【趙】曰夔江之北其山稍遠故爲寬矣 春耕破瀼西【趙】曰公自赤甲而遷此江北乃瀼西之地 桃紅客若至定似昔人迷昔一作晉【夢弼】曰甫愛此處風景比之桃源也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鶴】曰當是大曆二年在瀼西作是年公方自赤甲遷瀼西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百舌欲無語[夢弼]曰百舌禽名江東人謂之信鳥逢春則效百鳥語故名百舌又曰反舌謂之能反覆其舌也至於無聲則在芒種後十日今謂之欲無語蓋暮春之時也繁花能幾時谷虛雲氣薄波亂日華遲

戰伐何由定[夢弼]曰謂有吐蕃之亂也哀傷不在茲[夢弼]曰論語子畏於匡曰文不在茲乎

此郊千樹橘郊一作邦不見比封君[洙]曰李衡種甘橘千樹號千頭木奴前漢貨殖傳蜀漢江陵千樹橘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澤堂]曰言雖有橘不得殖貨比之封君也養拙干戈際全生麋鹿羣[希]曰潘岳閒中記辛孟年七十與麋鹿同遊世謂之鹿仙畏人江北草[杜]畏人草不類動則驚恐盜伏其中也[師]曰言草旅食瀼西雲萬里巴渝曲[洙]曰前漢禮樂志巴渝鼓員三十六人註巴巴人渝渝人當高祖初爲漢王得巴渝

人與之定三秦滅楚國存其武樂也巴渝之樂因此始也巴即今巴州渝即今渝州本蜀都之地三
年實飽聞趙曰自永泰元年至今大曆二年為三年矣
緑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
趙曰言天地之間此瀼西一草亭也有哀歌時自短批眼前語道得苦醉舞為
誰醒醉舞一作薄酒澤堂曰有哀傷無復拘撿細雨荷鋤立批自在江猿吟
翠屏夢窩曰謂春山如畫屏也
壯年學書劒洙曰項籍少年學書不成去學劒他日委泥沙洙曰言不見用
於世澤堂曰他日異日也事主非無禄浮生即有涯夢窩曰莊子養生篇吾生
也有涯澤堂曰非無事主之禄由人生本有涯分故不欲妄求也高齋依藥餌絶域
改春華批此語甚痛吾亦云衰亂丹心破王臣未一家趙曰詩所謂率

王之濱莫非王臣也 補註 唐紀胡越一家

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 趙曰公官是尚書工部員外郎故云 不息豺狼鬪 趙曰豺虎以言盜賊王粲詩盜賊如豺狼 空慙鴛鷺行 洙曰公曾任拾遺籍占朝列 澤堂曰主辱臣死之意 時危人事急 惡 一作 風逆羽毛傷 逆一作急 澤堂曰風逆羽毛傷言害人者多也 落日悲江漢中宵淚滿牀

七絕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 鶴曰按末篇云十二年來多戰場當是大曆二年作然此詩十二首非止言一時事乃是述安史及吐蕃之亂而歸於李懷仙之能說諸節度郭子儀之能息其戰伐當逐篇以事觀之

祿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 批 希曰夢二句大俚 安祿山以至德二載為嚴莊所殺史思明未幾又殺安慶緒奪其位乾元二年自稱大聖燕王事見通鑑 洶洶

寰　蕭　次

虞寒蕭

人寰猶不定時時戰鬭欲何須洙曰時尚有反者趙曰廣德元年七月吐

蕃寇入

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錯相干夢弼曰夷種謂祿山本胡人及吐蕃相繼為亂也周宣漢武今王是洙曰言除去暴亂如漢武恢復帝業如周宣也夢弼曰以代宗比宣王武帝也孝子忠臣後代看批感諷忠婉趙曰此篇望諸節度之忠孝如此夢弼曰此自對格也

喧喧道路多歌謠多歌一作好童河北將軍盡入朝始是乾坤王室正却教江漢客魂銷洙曰言亦望朝廷徵用也趙曰公因喜諸節度入朝而傷其流落未可還闕朝王魂銷者所以重嘆也舊註言亦望朝廷徵用豈公本意哉

北道諸公無表來北一作不茫然庶事遣人猜擁兵相學

真　真

干戈銳使者徒勞萬里迴【公自註】吐蕃之亂諸道節度無一人救援者朝廷遣使敎諭竟不至

嗚玉鏘金盡正臣【趙】曰嗚玉鏘金言諸節度之貴稱爲正臣則公豈待之以忠義耶

修文偃武不無人【趙】曰又責望於諸節度矣

興王會靜妖氛氣聖壽宜過一萬春【蒼舒】曰世說晉武問孫皓南人好作爾汝歌頗爲否皓因擧觴勸帝云上汝一盃酒令汝壽萬春

英雄見事若通神聖哲爲心小一身【洙】曰不役天下以自奉

燕趙休矜出佳麗【洙】曰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宮闈不擬選才人【洙】曰唐制才人五人正五品【趙】曰此篇喜諸節度入朝既喜其入朝却防其媚悅而獻佳麗故預以爲戒

抱病江天白首郎【趙】曰公自謂也用馮唐意

空山樓閣暮春光衣

冠是日朝天子草奏何人入帝鄕〔趙〕曰草奏之語公有所激矣

澶漫山東一百州〔韓〕曰澶漫不供貌〔鄭〕曰澶市連切漫章半切〔趙〕曰唐志山東即河北

道削成如按抱青丘〔夢弼〕曰削成如按言已平也青丘在青州千乘縣苞茅

重入歸關內王祭還供盡海頭〔洙〕曰左傳齊桓問罪楚國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東逾遼水北滹沱〔洙〕曰遼水遼東國水也山海經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今在饒陽縣北〔夢弼〕曰滹荒胡切沱徒何切星象風雲喜共和共一作色〔鮑彪〕曰史記天官書景星者德星也出於有道之國凡望雲氣有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

紫氣關臨天地闊〔批〕紫氣關本生強老氣橫出亦是兩絕句宜尒〔趙〕曰紫氣關言函谷關也周時尹喜爲關吏望其有紫氣云當有聖人入關

黃金臺貯俊賢多

沐曰燕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謂之黃金臺

漁陽突騎邯鄲兒酒酣並轡金鞭垂意氣即歸雙闕舞雄豪復遣五陵知批謂此等恃功而驕其歸闕下舞當知何平日五陵豪俊當避之耳其憂愛感根皆見於言外即字復字皆得意處形容洋溢蕩而復整沐曰漁陽突騎邯鄲遊俠其豪俊勇決古有名稱也五陵漢之五陵亦豪俠所聚之地復遣五陵知謂復遣為王臣也

李相將軍擁薊門夢弼曰李相謂李光弼也將軍謂河北諸道節度也鶴曰李相將軍意是指李懷仙時為幽州節度使幽州有薊縣故云夢未詳何以謂將軍白頭惟有赤心存竟能盡說諸侯入知有從來天子尊●

十二年來多戰場夢弼曰自大曆元年逆數至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凡十二年矣天威已息陣堂堂沐曰天威天子之威孫子堂堂之陣補註堂堂盛也神靈漢

代中興主夢弼曰此甫假漢以羨唐也功業汾陽異姓王鶴曰以代宗比漢宣帝子儀以寶應元年爲河中朔方等節度使進封汾陽郡王

五律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合行李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詞鶴曰當是大曆二年春作蓋元年暮春方自雲安遷居夔州

爾到江陵府到一作過夢弼曰江陵古荊州也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修可曰楚辭悲莫悲方生別離聚集病應瘳杜宛轉道者颯颯開啼眼朝朝上水樓老身須付託白骨更何憂夢弼曰左傳吾收爾骨焉

五律 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

巫峽千山晴終南萬里春涑曰終南山在長安言去家萬里也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爲。人。批情事驚痛語得傾至涑曰始爲亂離所隔則莫知生死也及書到方知其爲人意答兒童問來經戰伐新趙曰兩句通義自戰伐中來兒童見之必有所問已意具一一答之也泊船悲喜後款款話歸秦話一作議

待爾嗔烏鵲夢弼曰爾指弟也謂聞鵲噪而喜以待弟之來乃不至故怒而嗔其不驗也拋書示鶺鴒趙曰喜弟來故拋書示之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涑曰詩鶺鴒在原兄弟急難江閣嬾津柳劉曰嬾其隔至眼也風帆數驛亭夢弼曰數色主切計也涑曰數其驛程也澤堂曰苦待之意應論十年事夢弼曰自大曆二年逆數至乾元二年凡十年愁絕始星星澤堂曰星星即惺惺之意絕而復甦也

五古

寄薛三郎中璩鶴曰大曆二年作

眞
人生無賢愚飄颻若埃塵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身
與子俱白頭役役常苦辛役役一作没没雖爲尚書郎夢弼曰甫爲尚書工部員外郎不及村野人憶昔村野人其樂難具陳其一作歡
藹藹桑麻交公侯爲等倫夢弼曰野人富桑麻比之公侯其樂可知也
天未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荊州夢弼曰荊州即江陵也
我亦滯江濱夢弼曰江濱謂夔州也峽中一臥病瘧癘終冬春
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與蘇鄭洙曰蘇鄭蘇源明鄭虔也
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爲土嗜酒不失真洙曰蘇鄭亦皆嗜酒予
今委脩短豈得恨命屯聞子心甚壯夢弼曰子指薛璩也所過
信席珍洙曰禮記儒有席上之珍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賦詩

賓客間揮灑動八埏乃知盖代手洙曰可盖當代也漢書功業蓋代
才力老益神青草洞庭湖洙曰青草洞庭皆湖名也鄭曰二湖俱在巴陵夢弼曰范註荊州記巴陵南有青草湖與洞庭相連接周回數百里湖之南有青草山因以爲名東浮
滄海濬君山可避暑洙曰君山在洞庭湖心夢弼曰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死於湘江因名湘君故曰君山況足采白蘋夢弼曰詩于以采蘋註蘋大萍也子豈無
扁舟往復江漢津夢弼曰甫謂薛郎中可以適情是景也我未下瞿塘
空念禹功勤夢弼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今公留滯峽中恨禹功雖勤尚不能鑿三峽使江流平易也聽說松門峽吐藥攬衣巾鄭曰松門峽巴中地名趙曰公聞松門峽之好方喫藥遽吐之欲攬衣巾而思去也澤堂曰吐藥一句竟癡高秋却束帶
鼓枻視清旻夢弼曰甫欲深秋揚舲下峽以見薛郎中也爾雅釋秋天爲旻天鳳池

日澄碧夢弼曰謂朝廷已清平也濟濟多士新余病不能起健者
勿逡巡趙曰健者薛璩也漢書袁紹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上有明哲君下有
行化臣洙曰行化臣謂承流宣化之大臣也夢弼曰此勉薛郎中歸朝君行化毋效甫卧病不起

七律
即事鶴曰大曆二年作

暮春三月巫峽長洙曰盛弘之荊州記巴州三峽巫峽長皛皛行雲浮
日光浮一作無鄭曰皛胡了切明也趙曰陶潛詩皛皛川上平雷聲忽送千峯雨
花氣渾如百和香鶴曰和胡卧切洙曰古詩博山鑪中百和香鬱金蘇合與都梁希曰
漢武帝時月支國嘗進百花香黃鶯過水翻迴去燕子銜泥濕不妨
澤堂曰燕子當作紫燕飛閣卷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洙曰
虛無二字下得好兩句遂精趙曰雖眼前之山水如畫圖而其所虛無只欠少瀟湘爲對也澤堂曰飛閣

捲簾乃是虛無之景

五律 懷灞上遊 鶴曰春在夔懷長安大曆二年作 澤堂曰灞上乃長安遊行餞客之處也

悵望東陵道 夢弼曰東陵道指長安東門外也 平生灞上遊 春濃停野騎 夜宿敞雲樓 離別人誰在 趙曰所與同遊灞上之人今既離別復誰在乎 澤堂曰前詩云送客東陵道遊宿南山即此詩意言當時所離別之人今亦衰人在世耶深悲之詞 經過老自休 批若語如訣上十字亦不惡 眼前今古意 夢弼曰何遜詩欲明今古意流水日東流 江漢一歸舟 澤堂曰如舟之隨水不可復迴是主意是時公方在江漢歸舟故因賦起興

月

萬里瞿塘峽 峽一作月 春来六上弦 趙曰言在夔凡六見上弦也 時時

開暗室故故滿青天爽合風襟靜當空淚臉懸 趙曰
公以
羈旅在外傷時感舊也
[illegible]曰當空下上爲是
南飛有烏鵲 洙曰古詩月明
星稀烏鵲南飛
夜久落江邊

五古

晚登瀼上堂 鶴曰大曆二年三月公自赤
甲移居瀼西當是其時作

故躋瀼岸高頗免崖石擁 趙十字起得又別夢弼
曰瀼地高可以登眺也
開
襟野堂豁繫馬林花動雉堞粉如雲 鄭曰堞徒協切
城上垣也夢弼
曰公羊傳五板而堵
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山田麥無壠 師曰言麥
茂熟也
春氣晚
更生江流靜猶湧 師曰言無
風而波也
四序嬰我懷羣盜久相
蹔 [illegible]曰承上句言春氣既
使人感懷況羣盜如此乎
黎民困逆節 師曰指安
祿山之亂
也
天子渴垂拱 洙曰時喪亂既久民困於賊後天子
播遷未獲收復也趙曰天子皇皇於

廟謨不得垂衣拱手澤堂曰天子垂拱而如渴**所思注東北**師曰甫以東北爲冠所擾不能無憂思也**深峽轉脩聳**師曰謂困於楚峽不聞朝廷之消息也澤堂曰峽聳東北不得望所思也**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爲冗**趙曰可以有爲於世而歎其衰病也**淒其望呂葛**宋曰以世亂思得良臣如呂望諸葛者趙曰謝靈運詩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淒其**不復夢周孔**宋曰如周公孔子不可夢見矣又況得見之乎澤堂曰望呂葛而傷其不及周孔又見不復夢**濟世數嚮時**夢弼曰數色主切計也**斯人各枯冢**師曰甫思得賢俊如呂葛周孔之徒出爲國家整頓奈何斯人骨已朽矣**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澤堂曰天黑霧重皆氛翳之象**安得隨鳥翎迫此懼將恐**夢弼曰甫欲隨鳥翅奮飛而去而免有恐懼也澤堂曰懼將恐是一義斷截用之未工

七古

李潮八分小篆歌夢弼曰書苑李潮善小篆師李斯嶧山碑見稱於時趙明

文

誠金石録云唐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初不見重於當時獨子美詩盛稱之以比蔡有隣韓擇木今石刻在者絶少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爾余皆得之其筆法亦不絶工非韓蔡比也鶴曰巴東達李潮當是在夔州作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洙曰蒼頡黄帝臣也觀鳥跡而爲文字自蒼頡之後字體變易如浮雲焉無定體也陳倉石鼓又已訛鶴曰鳳翔陳倉縣南有石鼓石形如鼓有十紀周宣畋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鮑曰周太史籀始翔大篆秦李斯繼作小篆趙曰蔡文姬別傳臣父邕言八分書割李斯小篆去二分取八分故曰八分書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洙曰嶧山碑爲野火所焚惜其文故以棗木傳刻按史記始皇東行郡國上鄒嶧山刻石頌功德其文李斯小篆歐公集古録云秦二世詔李斯篆

今俗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
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演
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子美直謂棗木傳刻爾趙明
誠金石録云秦嶧山刻石唐封演聞見記云後魏太
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歷代摸之以爲楷則邑人
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摸
搨 **苦縣光和尚骨立** 修可曰續漢書桓帝詔苦縣立
老子祠蕭刻石即蔡邕八分也
師曰按桓帝延熹年間詔立老子祠光和乃靈帝年
號相去延熹纔十餘年豈非祠立於延熹而碑刻於
光和乎 趙曰尚骨立謂蔡邕書也故於嶧山之碑
則傷棗木之失真於苦縣之碑則喜其有骨立也 **書**
貴瘦硬方通神 書一作畫 [illegible]子美善貴瘦硬謂八分
篆耳披詩殆誤評也 夢弼曰說詩者
曰唐初字書得晋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尚至褚薛則
尤極瘦硬矣開元天寶後變爲肥厚至蘇靈芝輩幾
於重濁公詩蓋
有激於當時也 **惜哉李蔡不復得** 復一
作可 **吾甥李潮下**
筆親 夢弼曰親近也謂潮書近
於李蔡也書苑潮善小篆 **尚書韓擇木** 洙曰唐
韓擇木

(昌黎人官至工部尚書散騎常侍工八分師蔡邕法風流閑媚號伯喈中興)**騎曹蔡有隣**(**[洙]**曰唐蔡有隣濟陽人官至冑曹參軍善八分)**開元以來數八分**(**[夢弼]**曰數色主切計

也)**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illegible]**曰好句法)**況潮小篆逼秦相**(**[夢弼]**曰秦相即李斯也)**快劍長戟森相向**(**[夢弼]**曰言書之快利森森如劍戟也書苑

歐陽詢善行書森然如武庫之戟)**八分一字直百金**(百一作千)**蛟龍盤拏**

肉屈強(**[鄭]**曰屈九勿切亦作倔**[洙]**曰言筆跡奇怪勁屈如蛟龍之盤拏也)**吳郡張顛**

誇草書許**草書非古空雄壯**(人**[洙]**曰張旭吳郡人善草書飲醉輒揮筆大叫以頭濡

墨水中天下呼爲張顛醒後自視以爲神人謂之草聖)**豈知吾甥不流宕**(**[趙]**曰宕徒

浪切過也**[夢弼]**曰謂草書失之流宕篆則不然也)**丞相中郎丈人行**(**[洙]**曰丞相斯也

中郎蔡邕也丈人行尊老之稱也**[夢弼]**曰行音項輩也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巴東逢李潮**

遹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古〔夢弼〕人出語便是肝肺更自流動可觀此詩叙古外殊不爲發越故終篇自歎浩然然愈好邵氏見才力薄三字謂退之體此作石鼓兒童之見彼起語變化蓋自負也

七古

醉爲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甫也諸侯老賓客〔夢弼〕曰謂遊謁於諸侯之門也罷酒酣歌拓金戟〔夢弼〕曰拓音托持也更信詩醉來拓金戟騎馬忽憶少年時散蹄迸落瞿塘石〔趙傳〕曰瞿塘峽名時甫在夔故言及此〔夢弼〕曰曹子建白馬篇俯身散馬蹄〔澤堂〕曰且迸且落乃馬蹄撲走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電轉紫遊韁〔夢弼〕曰堞徒協切城上粉飾垣也謂以紫絲爲馬韁繩循墻而轉如電之疾也古詩白馬紫遊韁東得平岡出天壁〔夢弼〕曰言山之壁立齊乎天也江村野堂

爭入眼垂鞭彈鞚凌紫陌 鞭一作肩夢弼曰彈丁可切趙曰彈鞚謂俯勒其
馬也補注彈垂下貌 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 夢弼曰射
食亦切弩矢發也趙曰言雖以我皓首爲驚而自謂其年少能騎射今亦尚能也 安知決臆
追風足 蔡曰決臆縱意也追風言馬足疾可以追風也趙曰追風太宗十驥之名 朱汗驂
驔猶噴玉 趙曰朱汗即汗血也崔液上元夜遊詩驂驔始散東城曲倏忽還逢南陌頭穆天子
傳王東遊于黃澤時人語曰黃之澤其馬噴玉補注劉[illegible]驔徒南切又音簟馬豪骭曰驔豪在骭而白也
曰噴玉按劉禹錫說驥謂無事而霍吸也李太白詩言口噴紅光即此之謂 不虞一蹶終
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 夢弼曰李斯上書快意當前適顏而已澤堂曰言不料馬
力有餘噴玉而馳致此顛蹶 職當憂戚伏衾枕 夢弼曰職主也謂天命主當憂戚而
病亦非人所能爲也 況乃遲暮加煩促 夢弼曰歎其年之衰暮也張茂先詩煩促每有

餘朋知來問覥我顏【夢弼】曰覥他展切厚也覥顏謂負愧也杖藜強起

依僮僕強去聲【夢弼】曰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携別掃清谿曲【夢弼】曰謂諸公携酒相看掃灑清溪共爲高會也【澤堂】曰情境自在酒肉如山又一時【夢弼】曰左傳昭十二年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吳都賦置酒若淮泗積肴如丘山初筵哀絲動豪竹【夢弼】曰哀絲謂絲聲哀也豪竹謂大管也共指西日不相貸【夢弼】曰貸他代切假也謂日欲暮諸公須痛飲不相假貸也喧呼且覆杯中淥何必走馬來爲問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批】尚自爭健惟作者能爾起結皆不羈【夢弼】曰謂如嵇康著養生論尚蒙誅戮豎馬何足悲乎晉嵇康字叔夜好脩養服食乃著養生論後爲鍾會所譖被誅

五律

豎子至【鶴】曰豎子即阿段公嘗遣同女奴阿稽往問刈稻及有示獠奴阿段者猶今之小

奚當是大曆二年作

樝梨且綴碧 且一作綫夢弼曰樝𣑽加 切風土記梨屬内堅而香 梅杏半傳黃

學堂曰傳 猶傳染也 小子幽園至 輕籠熟㮈香 希曰㮈有二種 潘岳賦所謂二

奈曜丹白之色也 山風猶滿把 野露及新嘗 欲寄江湖客 欲寄

一作歌挑 提携日月長 趙曰竪子所摘來之熟㮈正欲 寄遠而道路長阻費時日也

五古

槐葉冷淘 鶴曰還居瀼西時作意公作 冷淘以餉人併賦此侑之

青青高槐葉 采掇付中廚 夢弼曰掇都 奪切拾也 新麪來近市

汁滓宛相俱 夢弼曰謂細擣槐葉和麪 爲冷淘取其碧香理風也 入鼎資過熟

加飡愁欲無 碧鮮俱照筯 香飯兼苞蘆 蘇曰蜀人呼 魚鮓爲苞蘆

夢弼曰苞蘆 謂蘆笋也 經齒冷於雪 勸人投比珠 夢弼曰以此 味相勸貴重

如珠也願隨金騕褭〔趙〕曰騕褭神馬名走置錦屠蘇〔洙〕曰蜀人元日入香

藥清酒而飲為之屠蘇〔修可〕曰屠蘇屋名或作廜廝王篇云廜蘇庵也通俗文屋平曰屠蘇廣韻曰屠蘇

草庵又屠蘇酒蓋昔人居廜廝庵釀酒因名今詳是詩走置錦屠蘇正謂屋也〔夢弼〕曰屠蘇酒可辟瘟氣

今詳此詩蓋言酒也遣馬走取屠蘇欲其速也甫意謂有梘葉冷淘香飯蘆筍皆奇物更得屠蘇酒相兼

尤為美也路遠思恐泥〔夢弼〕曰泥去聲謂以路遠不可致爲恨也興深終不渝

〔夢弼〕曰興去聲謂此願終不變必致之乃可也獻芹則小小〔洙〕曰野人有美芹而獻於君者

〔夢弼〕曰此言芹不如此味之美也子虛賦臣之所見特其小小者耳薦藻明區區〔洙〕曰左傳

隱三年蘋蘩薀藻之菜可羞於王公〔希〕曰楚元王傳豈爲區區之禮哉〔夢弼〕曰此言藻不如此物之珍也

萬里露寒殿〔洙〕曰上林賦過鳷鵲望露寒露寒藻殿名開氷清玉壺〔洙〕曰鮑照

詩清如玉壺氷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夢弼〕曰此遐想人君夏月御寒露之

殿開王壺之氷以禦暑納凉於晚次之暇亦須索此槐葉冷淘之美而不可闕也

五律 園 鶴曰大曆二年夏居瀼溪時作

仲夏多流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闊朱果爛枝繁始爲江山靜終防市井喧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飧 趙曰媚宜也左傳盤飧加璧 夢弼曰飧音孫熟食也

五律 歸 鶴曰大曆二年作 澤堂曰題以歸字疑以事入官府而歸也

東帶還騎馬東西却渡船 澤堂曰自東而西則當以船渡溪也却字可知去時不用船渡也 林中才有地峽外絕無天 趙曰若盧仝詩低頭雖有地仰面若無天 虗白高人靜 洙曰莊子云虗室生白 喧卑俗累牽 洙曰喧卑囂雜貌以俗累之牽人者如此 澤堂曰當如高人虗靜而時不免俗累之牽也 他鄉閱遲暮不敢

侵

廢詩篇【[illegible]】因歲暮遠客自動詩思

上後園山脚【鶴】曰大曆二年夏作

朱夏熱所嬰清旦步北林小園背高岡【夢弼】曰山脊曰岡挽蔦上崎崟曠望延駐目飄飄散疎襟潛鱗恨水壯【夢弼】曰水壯非潛鱗所居喧囂非逸士所棲也喻去翼依雲深【夢弼】曰歸鳥避矰繳之害君子退避讒謗亦若此也勿謂地無疆【洙】曰易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劣於山有陰【洙】曰山北曰陰【夢弼】曰劣力輟切不似也地雖廣大然盜賊縱橫若無所容身不似山陰可以避亂也【澤堂】曰地雖無疆不及山之有陰以言夔峽之多山也石榞遍天下水陸兼浮沉【鄭】曰榞實如甘蕉而皮可食【洙】曰石榞其子如芎藭其皮可以禦飢時天下荒亂小民轉溝壑水陸並載石榞以充糧也自我登隴首十年經碧岑劍門來巫峽倚薄

浩至今[夢弼]曰甫自登隴首山迤邐至蜀又自蜀至夔或迫山或依水浩遠至今凡十年亂離未平故傷之是以不免爲潛鱗去翼苟避禍亂也[趙]曰倚薄山重疊貌突兀猶趍人亦此意故園暗戎馬[夢弼]曰謂長安之家鄉盜賊多也骨肉失追尋[夢弼]曰謂弟妹逃難分散也時危無消息老去多歸心志士惜白日[夢弼]曰功名不立恐老之將至也久客籍黃金[洙]曰古詩徒有萬里志欲行囊無金[夢弼]曰謂費用多也敢爲蘇門嘯[夢弼]曰晉阮籍傳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如鸞鳳之音乃登之嘯也庶作梁父吟[洙]曰諸葛亮好爲梁父吟[師]曰甫不敢以真人自居但敎諸葛躬耕嘯咏而已此謙辭也

五古

諸葛廟[鶴]曰大曆二年作

久遊巴子國[程]曰寰宇記夔州春秋時爲夔子國後爲楚地秦滅楚置郡即爲巴郡屢

入武侯祠屢一作累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述曰翊戴言輔翊尊戴劉氏也并吞出師表有并吞中國之志澤堂曰既吞并分鼎而更出師伐魏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批描寫不盡雖無上句荒落可見鶴曰覡研暦切夢弼曰按前漢志民之精爽不二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夢弼曰此皆言廟之弊也歘憶吟梁父躬耕起未遲趙曰公感孔明梁父吟事方却思歸耕而起耳澤堂曰亮之應三聘年甚少甫自傷年老而不遇也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鶴曰大暦二年夏作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迴即今螢已亂好與鴈同來

東望西江永趙曰蜀江謂之西江公欲泛舟南下以楚之上遊而西江之盡在其東故東望

其永詩江之永矣南游北户開【趙】曰成南游則見北户之開吳都賦開北户而向日卜

居期靜處會有故人杯

楚塞難為路一作別藍田莫滯留【夢弼】曰地理志藍田屬京兆郡衣裳

判白露【夢弼】曰判叶平聲鞍馬信清秋【杜】春風自信牙檣動凡弗用所自得者【澤

堂】曰信順也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舟【希】曰重江謂江非一如北江中江大

江之水皆自峽下荊州故云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樓【趙】曰王粲字仲宣劉

表時在荊州登樓而作賦其後指荊州樓為仲宣樓【澤堂】曰此促歸早来語也以白露為限而作衣裳以

清秋為信而出鞍馬則我自此開八月之舟相會江陵也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鶴】曰大曆二年公未遷東屯時作

東屯大江北一作枕大江【鄭】曰屯徒渾切聚也百頃平若案【饒】曰六尺為步

步百爲畒畒百爲頃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挿秧適云已補註

秧音央未若秧穰也一曰蒔謂之秧引溜加漑灌更僕往方塘沫曰更僕以畨

次更代使之也夢弼曰禮記乃留更僕決渠當斷岸夢弼曰稻畦水大滿恐侵傷稻故決

之溝洫志決渠爲雨公私各地著沫曰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師古云謂安土也著陟

略切希曰張騫傳亦云土著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浸潤無天旱夢弼曰謂公田

私家皆蒙浸潤之利各家無旱暵也主守問家臣沫曰陸韓云廢子及家臣夢弼曰大夫之

臣曰家臣今使臣是也家臣主守田野甫曰於補水歸則引而問其田事分明見溪畔一明

作明夢弼曰乃使臣巡視詳察其所以也竿竿炯翠羽夢弼曰謂以竹竿相接補水如翠羽

然也希曰竿竿善本一作竿竿翠羽蓋喻禾之青秀剡剡生銀漢師曰剡剡竹末削殺貌趙

曰廣雅云天河謂之銀漢也夢弼曰言塘水盈溢如雲漢之西流也鷗鳥鏡裏來關山

雪邊看 趙曰鏡裏雪邊皆言畦水之明決也 秋菰成黑米 洙曰菰米雕胡也 精鑿傳白粲 鑿一作穀 趙曰精鑿出左傳粢食不鑿音作鑿謂治米使白 晁曰傳合也以菰米合白粲炊飯 玉粒足晨炊 趙曰蘇秦所謂米貴如玉也 紅鮮任霞散 夢弼曰紅鮮謂魚色紅如霞也 終然添旅食 夢弼曰添食謂加餐也 作苦期壯觀 洙曰楊惲田家作苦 夢弼曰耕作辛苦期收成之大有也 遺穗及衆多我倉戒滋蔓 批壯觀滋蔓勉強何苦 師曰利於人而嗇於己之意

返照 鶴曰大曆二年作

楚王宮北正黃昏 夢弼曰淮南天文訓曰至于虞淵是謂黃昏 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 澤堂曰水先得日倒射壁面故下翻字 歸雲擁樹失山村 批字字著意 補註 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

後

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蒡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為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

衰年病肺唯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澤堂】曰肺氣宜降須高枕愁時厭鬧宜閉門

不可久留豺虎亂【夢弼】曰豺虎喩盜賊也

南方實有未招魂【批】語不輕易感恨更多【鶴】曰公蔓以諸鎮之強比豺虎是時瀘州刺史楊子琳攻崔肝未已公識其將變故云楚辭招魂云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用其語以自喩

灩澦

【鶴】曰大曆二年作

灩澦既沒孤根深【洙】曰峽人以灩澦為水候既沒則水漲不可下矣

西來水多愁太陰【洙】曰言陰氣太盛也【澤堂】曰太陰之靈亦為之愁慘

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趙】曰龍吟未必可聞雨水之深積想其如此矣【澤堂】曰江峽間

將雨龍鳴未必非真景舟人漁子詞迴首【澤堂】曰舟人漁子僅行涯岸且歌且迴首

亦畏之也估客胡商淚滿襟【趙】曰以水之漲不行則滯留行則憂傾沉之患此所以

泣也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橫黃金【古】橫一作擲【師】曰惡少年

謂無賴子弟也蜀多鹽井而變亦有之【鄭】曰橫户孟切謂不以理也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鶴】曰從才用切杜鴻漸大

曆元年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鎮蜀既平崔旰之難遂還朝【澤堂】曰鄉字未曉

令弟尚為蒼水使【公自注】韶比兼開江使通成都外江下峽舟船【趙】曰吳越春秋禹傷

父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以祭仰天而嘯忽夢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

者齋焉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名家莫出杜陵人【洙】曰杜陵

有南北杜最為名家【澤堂】曰莫同無字

比來相國兼安蜀【批】太直致歸赴朝

适已入秦【夢弼】曰時崔旰寇成都杜鴻漸以黃門侍郞領相職入蜀以平其亂遂還朝也捨

舟策馬論兵地【趙】曰以同行二人所以可論兵矣【澤堂】曰部以開江使從黃門入朝故有捨舟策馬之句

拖玉腰金報主身【鄭】曰拖託何切曳也【沫】曰西征賦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腰金帶也

莫度淸秋吟蟋蟀【批】此吟蟋蟀亦過然出於子義未必不爲名言

早聞黃閣畫麒麟【師】曰潘安仁爲黃門作秋興賦云蟋蟀鳴吟軒屛子美勉鴻漸莫空度時節淹留於蜀早歸論功畫像于麒麟閣也【澤堂】曰詩爲送弟韶而作五六及末結皆勸勉弟韶之辭也是時杜鴻漸已爲元勳大臣豈待他勸勉方畫麟閣耶註說甚謬○王褒頌蟋蟀俟秋吟言得時當奮詩言戒其失時且不聞相公以黃閣畫麒麟耶

夔州歌十絶句

【鶴】曰此詩言夔州景物及瀼西東屯當是大曆二年夏作

中巴之東巴東山【趙】曰水經劉璋分三巴有中巴有巴西有巴東江水開闢

流其間白帝高爲三峽鎮陳曰三峽瞿塘巫山黃牛也希曰此鎮字如周禮職方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之鎮夔州險過百牢關宋曰十道志梁州有百牢關白帝夔州各異城夢弼曰白帝乃公孫述之城夔州則劉備之城也蜀江楚峽混殊名英雄割據非天意夢弼曰言公孫述與劉備豈天容其割據乎霸王并吞在物情王一作主夢弼曰王去聲羣雄競起向前朝向一作問王者無外見今朝洙曰公羊傳王者無外東都賦子徒識函谷之可閉不知王者之無外趙曰兩朝字義不同故也比訏漁陽結怨恨夢弼曰比去聲近也謂安祿山以怨恨起兵於漁陽也後漢朱浮傳浮以書責彭寵曰奈何區區漁陽結怨天子元聽舜日舊簫韶批此此等拙句殆不可解猶以爲含蓄趙曰比明皇時太平爲虞舜之日時明皇寵幸祿山每與之宴未嘗不奏霓裳之曲此句含蓄義中有刺簫韶謂霓

先　麻　蕭

裳曲也【澤堂】曰言今叛逆之人本聽舜時簫韶者

赤甲白鹽俱刺天【鶴】曰刺七迹切刺天言其高也閭閻繚繞接山巓

楓林橘樹丹青合【希】曰唐志夔州户有橘故橘樹之多可以入詠複道重樓

錦繡懸【趙】曰言其華麗也【希】曰高帝紀從複道上如淳曰上下有道故謂之複【澤堂】曰如畫

瀼東瀼西一萬家江北江南春冬花背飛鶴子遺瓊

蘂【趙】曰王粲白鶴賦食靈嶽之瓊蘂【澤堂】曰此正竹根雉子之証相趁鳧雛入蔣牙

蔣一作槳【夢弼】曰唐韻蔣菰草也

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修可】曰夔有平田號青苗陂【澤堂】曰此專詠東屯

晴浴狎鷗分處處雨隨神女下朝朝【□】曰高唐賦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歌裏【洙】曰峽人謂操舟人爲長年三老長上聲【師】曰峽人以船頭把篙相水道者曰長年正捎曰三老

白晝攤錢高浪中【田】曰梁冀傳少好意錢之戲註何承天纂文曰詭憶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攤錢也【趙】曰蜀人賭錢名

憶昔咸陽都市合【趙】曰指長安也山水之圖張賣時巫峽曾經寶屛見楚宮猶對碧峯疑【夢弼】曰言昔嘗於畫圖上見楚宮今對碧峯猶疑是舊所見之畫圖也

閬風玄圃與蓬壺【夢弼】曰閬音浪又音郎中有高堂天下無【[illegible]】曰列子渤海有五山一曰戴輿二曰圓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上臺觀皆金玉借問

夔州壓何處峽門江腹擁城隅【澤堂】曰閬風玄圃固如被矣此州以峽門

江腹為衛亦可比方也

武侯祠堂不可忘祠堂一作生祠中有松栢參天長干戈滿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批惟此最得歌體踈暢磊落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批因其權州即託以此古人猶恐失之

大賢為政即多聞趙曰言多有傳聞之善政也刺史真符不必分

尚有西郊諸葛廟臥龍無首對江濆批此用出處之歎缺落何至此

朱曰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

又上後園山脚鶴曰前有上後園山脚詩為大曆二年夏作此詩乃其年秋作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岳陽鶴曰公遊齊趙在忤下考功第之後舊史開元二十

四年始以禮部侍郎掌貢舉則公下第蓋在開元二十四年之前而遊山東二十四五年間東岳即齊地在兖州

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八一作北【沫】曰顔延年詩日觀臨東溟【補註】漢官儀曰泰山東南名日觀

朱崖著毫髮【沫】曰朱崖海南州也遠望若毫髮然【澤堂】曰著毫髮言危不容髮也

碧海吹衣裳【沫】曰碧海在東

蓐收困用事玄冥蔚強梁【沫】曰蓐收秋神也玄冥冬神也言四時相代而用事則休者困而旺者強梁矣

逝水自朝宗鎮石各其方【沫】曰言逝者無所止而止者不易其所也

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鶴】曰唐廣州為平原郡公言至趙時事按開元二十四年張守珪使祿山討奚契丹戍役為民害故平原以此而廢耕桑

非關風露凋非關一作北闕

曾是戍役傷【沫】曰民之貧困非天時傷於戍役而已

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朝廷任猛将遠奪戎虜場【沫】曰當玄宗富盛之時不能節用自守而委任蕃将求功

夷狄也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龜蒙不可見況乃懷故鄉【洙】曰龜蒙山去東岳近而尚不可見況故鄉乎【鶴】曰龜蒙二山名龜山在兗州蒙山在青州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腸憂來杖匣劒更上林北岡瘴毒猿鳥落【澤堂】曰如飛鳶墜水中中毒霧也峽乾南日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洙】曰欲有所行而無所由也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傍不及父祖塋纍纍塚相當【批】謂死戰地也○本上後園山脚耳却從昔登東岳俯望中州轉及時事情緒闊遠故收拾悲動

夜雨【鶴】曰大曆二年秋作明年正月果出峽

小雨夜復密迴風吹早秋野涼侵閉戶江滿帶維舟

批清鍊 趙曰公言江水旣添滿而有維舟在岸也

通籍恨多病 沬曰公通籍朝省以病不赴 趙曰公前為左拾遺盖嘗通禁省之籍矣

為郎忝薄遊 沬曰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則已自愧其忝竊於薄薄遊宦矣

天寒出巫峽醉別仲宣樓 沬曰王粲字仲宣有樓在荊州

更題 鶴曰大曆二年秋作

只應踏初雪騎馬發荊州直怕巫山雨真傷白帝秋 趙曰公在夔州乃巫山白帝之側故指其多雨而當秋時可傷也

羣公蒼玉珮 沬曰晉公卿禮秩特進尚書令僕射皆佩水蒼玉

天子翠雲裘 趙曰宋玉賦上翠雲之裘

同舍晨趨侍胡為淹此留 沬曰言同舍皆在侍從已何為而留此 夢弼曰時在夔州歎已之不遇也 澤堂曰公已為尚書郎但病不得入朝耳

峽隘 [鶴]曰大曆二年在夔州有意於往荊南故作明年果在江陵

聞說江陵府 [朱]曰荊州也 雲沙靜渺然 靜一作淨 白魚如切玉 朱櫓不論錢 水有遠湖樹 人今何處船 [趙]曰言江陵府以水言之在遠湖之樹而所謂欲往江陵之人其船今在何處公自言也 [illegible]曰江陵水濶遠湖樹可以望見有字如江山有巴蜀之有字又其水陸都會舟楫所聚不知今有何處船也青山若在眼亦指江陵以上七句皆是想像江陵山川風土形勝之詞結之以却望峽中天則恨其不得往也以峽隘為題所以末句為主意

青山各在眼 各一作若 却望峽中天 [趙]曰若巫之青山在眼仰望峽中之天矣意謂峽山兩立才能見其天而已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 一作刈 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 [鄭]曰阿烏葛切 豎子阿段往問 [鶴]曰行官猶言門官漢高

帝紀有功勞行田宅師古曰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也今使之領田故曰行官東渚即東屯按公大曆二年秋自瀼西居東屯此詩當其年秋晚作耗稻謂蒲稗之能為禾害者當去之韓文答孟簡書云行官自吉州還唐人自有此引門官與行田皆不切

東渚雨今足行聞粳稻香夢弼曰粳音庚洙曰謝靈運詩鳧池溉粳稻說文粳稻屬也稻稌也鶴曰行聞粳稻香則是稻未可刈耗稻當刈故下云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偏洙曰匈奴傳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謝靈運胡中作蒲稗相因依人情見非類夢弼曰非類指惡人害善邪者亂正故也前漢劉章曰非其種鉏而去之田家戒其荒夢弼曰君子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也功夫競搰搰洙曰莊子天地篇搰搰然用力甚多搰苦骨切除草置岸傍穀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忘洙曰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晉書黎元以穀為命青春具所務勤墾免亂

常安可棄惡人居朝必悖命亂其常道是以急欲除
[夢弼]曰穀者民之本善人國之紀穀不可忘善人
之也[澤堂]曰亂常即如惡莠之亂苗云爾吳牛力容易並驅動莫當一作紛遊
埸[洙]曰驅去聲世說滿奮云吳牛見月而喘詩並驅從兩牡兮世說今之水牛生江淮故謂吳牛[趙]曰容
易言牛力最多不以為難也並驅則雙駕之也[澤堂]曰動莫當言耕無堅土也豐苗亦已穊
一作溉[夢弼]曰穊音冀培根也謂君子務封殖之勿使搖動也雲水照方塘[洙]曰劉公幹詩
方塘含白水[夢弼]曰謂又從而潤澤之德澤所以待君子蓋謂是也有生固蔓延靜一
資隄防[夢弼]曰人之性本靜一以為禮為隄防使非辟無自以入國家以賢哲為提防提其紀綱
則羣動安有不正夫一一哉[澤堂]曰蔓延指蕭稗之屬靜一鋤除之也督領不無人提携
携一作挈[洙]曰書盤庚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頗在綱荊揚風土暖肅肅候
微霜[洙]曰揚州荊州宜稻[夢弼]曰荊揚在南方地暖霜降之後萬物肅成豳詩九月肅霜尚恐

主守踈用心未甚臧趙曰主守指行官張里洙曰臧善也清朝遣婢僕夢弼曰謂阿稽阿段也寄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洙曰書平秩西成不獨陵我倉洙曰詩我倉既盈潘安仁籍田賦我倉如陵豈要仁里譽夢弼曰要平聲論語里仁為美感此亂世忙批不知所救幾何尚顧散之隣里其盛心如此註者乃不盡知夢弼曰當祿山亂離之後百姓困於軍須老弱轉於溝壑仁人君子何忍獨務畜積坐視斯民之餓莩耶是以聚而能散非要仁里之聲譽也澤堂曰忙迫也北風吹蒹葭蟋蟀近中堂洙曰北風冬風也言歲向冬矣詩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荏苒百工休洙曰月令霜降百工休鬱紆遲暮傷夢弼曰當歲暮之時百工休役甫感衰老之迫其志鬱紆而哀有餘也師曰此詩託意於除惡以佑善人其終篇在於聚而能散以閔亂離之困乏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二十